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集註攷證卷一前至三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盧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劉廷勳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八

論孟集注考證　　四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論語集註考證十卷孟子集注考證七卷宋金履祥撰後有自跋謂古書之有注者必有疏論孟考證即集注之疏以有纂疏故不名疏而文義之詳明者亦不敢贅但用經典釋文之例表其疑難者疏之其書於朱子未定之說但折衷歸一於事迹典故

辨訂尤多益集註以發明理道為主於此類

率沿襲舊文未遑詳核故履祥拾遺補闕以

彌縫其隙於朱子深為有功惟其自稱此書

不無微牾自我言之則為忠臣自他人言之

則為讒賊則殊不可訓夫經者古今之大常

理者天下之公義論之得失惟其言不惟其

人使所補正者果是雖他人亦不失為忠臣

使所補正者或非雖弟子門人亦不免為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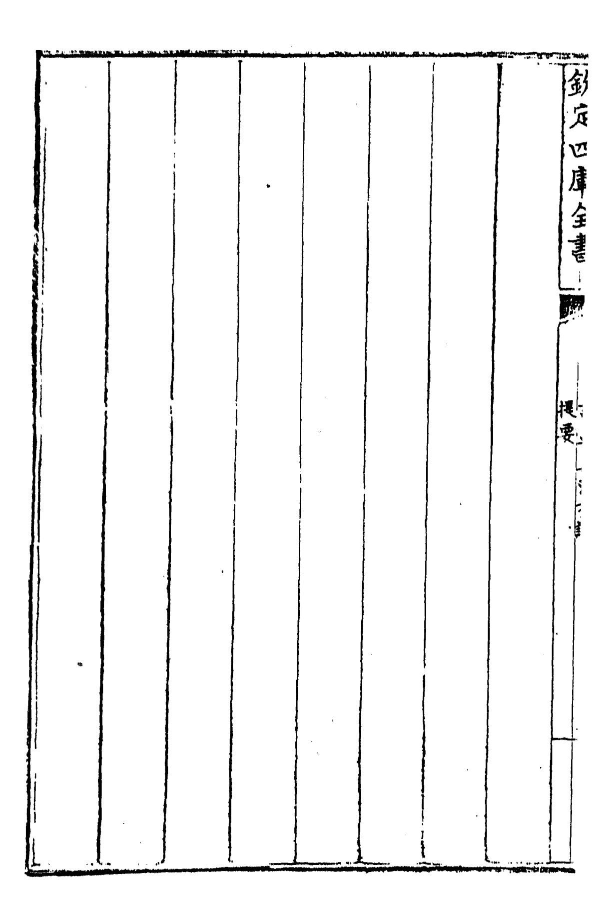
賊何以履祥則可他人則必不可此宋元間門戸之見非篤論也其中如辨論語註公孫枝云案左傳當作公孫發集註或傳寫之誤辨孟子註許行神農之言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云史記六家無農家漢書藝文志九流之中乃有農家皆為典確至於辨公劉后稷之曾孫一條謂公劉避桀居邠去后稷世遠非其曾孫不知古人凡遠祖多稱高祖左傳郯

子稱我高祖少皥是也凡遠孫多稱曾孫左傳蒯聵稱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是也如此之類則注不誤而履祥反誤亦未盡確當不移然其旁引曲證不苟異亦不苟同視胡炳文輩拘墟迴護知有註而不知有經者則相去遠矣書凡一十七卷首有許謙序後有呂遲刋書跋猶為舊本朱彝尊經義考稱一齋書目作二卷註曰未見葢沿襲之誤不

足據也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論語集註攷證原序

古之聖人得其位皆因時以制治孔子酌百世之道以淑天下而其事主於教孟軻氏推尊孔子傳於後世以迄於今故論語孟子者斯道之閫奥也繇漢而還解之者率有不獲至二程夫子肇明厥旨今散見於遺書嗣時以後諸儒所著班班可攷然各以所見自守有得有失未有能摎抉融液折諸理而一之者子朱子深求聖心貫綜百氏作為集註竭生平之力始集大成誠萬世

之絶學也然其立言渾然辭約意廣往往讀之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一得之致自以為意出物表曾不知初未離其範圍凡世之詆訾混亂務新奇以求名者其弊正坐此此攷證所以不可無也先師之著是書或隱括其說或演繹其簡妙或攄其幽發其粹或補其古今名物之略或引羣言以證之大而道德性命之精微細而訓詁名義之弗可知者本隱以之顯求易而得難吁盡在此矣蓋求孔孟之道者不可不讀論孟讀

論孟者不可不由集註集註有攷證則精朱子之義而孔孟之道章章乎人心矣謙自壯年服膺師訓即知讀朱子之書其始三四讀胷中自以為洞然顯白已而不能無惑學之頗久若徐有得焉及即其書而觀之乃覺其意初不與己異學之愈久自以為有得者不遂止於一而與鄙陋之見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由是知聖賢之言理趣無窮朱子之説雋永當味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先師是書亦憫夫世之不善學朱子之

學者也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
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譙於是深有感焉故翻閱
羣書用加讐校藏諸家傳諸其徒若好事君子能廣而
傳之是固譙之所望亦先師之志云爾許譙序

論語集註攷證卷首

元 金履祥 撰

序說

史記 漢太史令司馬談所作子遷嗣成之 世家 史記有天下者為本紀有國統者為世家其餘為列傳惟於孔子不敢入列傳而次之世家以其盛德且子孫世有賢人也朱子欲學者知夫子始末故節其事大略入序說疑者不入

丘 史記曰生而圩頂故名丘本姓解曰顏氏禱於尼丘之山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此非大義所關故朱子不載

其先宋人 宋微子之後子姓自微子微仲五傳而至哀公熙生弗父何及

厲公方祀弗父何以有宋授厲公而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別為公族以孔為氏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子孫遂為氏孔父生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自孔父為華氏所殺子孫避禍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為鄹大夫追封齊國公

母顔氏名徵在顔父生三女追贈齊國夫人

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公羊穀梁二傳皆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或謂史記用秦法穀梁用夏正然不可考

昌平鄉陬邑陬論語作鄹側留反在今兗州仙源縣叔梁紇為陬邑大夫故生於陬

委烏偽反周禮有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蓄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餘聚待頒賜共祭祀之薪蒸賓客之芻薪喪紀之薪材軍旅之委積館軍旅之賓客共其聚斂之多如此所以貲於會計之當也又遺人三十里有路室路室有委委

史掌之史記季氏史及下文司職吏皆當以孟子為正**司職吏作樴**周禮牛人讀為樴義與杙同

適周南宮敬叔與孔子俱適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朝廟之度**問禮於老子**

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歲而昭公奔齊春秋傳昭公攻季孫意如不克遜於齊**魯亂適齊景公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晏嬰字仲嬰以賢聞於諸侯孔子亦賢之景公欲封孔子而嬰不可此必有說史記載其言朱子削之以其未可信也至夾谷之會史記亦言其與謀朱子亦削之晏子墨者哉道不同夫子雖嘗病其隘而未嘗不以為賢與彼子西不同則論晏子者當以夫子之言為正故史記二說朱子皆不取

陽虎作亂專政論語作陽貨虎貨聲通定公五年季氏家臣陽虎執季桓子囚

之專魯政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為司空又為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定公十年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刦魯侯必得志焉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十二年癸卯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魯自三家四分公室魯公無民久矣孔子雖為大司寇為其說政交鄰可爾土地甲兵皆三家

有也縱隳三都三都之人民財賦豈遽為公室有哉去其城郭差可防三家之叛亂耳幸而公山不狃以費畔侯犯以郈叛二子自以為患故隳之易為勢至孟氏不肯隳成則成固未易隳矣當時家臣知有其家而不知有公室類如此然成終不可隳乎曰使孔子而久於其位安知其不隳使孔子別有所為則雖不隳成亦可益孟氏不如季氏之強而成亦邊齊之城也孔子用於魯於今一年隳三都而不盡則期月而可之說無乃已虛乎孔子固曰如有用我者此為授之以國家言也

攝行相事

三家者於孔子豈有土地甲兵為之用哉其明年始攝相事與聞國政將朞年而始曰攝曰與則前乎此年其權可知矣孟子謂孔子於此為見行可之仕益謂其或可以行耳而不行而後去然則謂孔子得用於魯則未也學者忿聖人之失職幸聖人之見用方且以反侵地誅正卯隳三都為誇皆未

誅少正卯

為知孔子亦非知事勢者詳又見第十八篇

荀子曰孔子為魯相攝朝七日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心逵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熒褎衆彊禦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姦雄也不可以不誅也朱子曰少正卯之事予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魯齊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夸其權爾安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為決乎按朱子之言如此而於此存誅少正卯四字蓋存疑爾

齊人歸女樂 說見第十八篇

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 史記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又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乃解司馬云陽

虎暴於匡顏刻時與虎俱至是刻為孔子御匡人識之又孔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共圍之莊子云孔子絃歌不輟圍者進曰昔以為陽虎也而今非也請辭而退

桓魋 見第七篇集註

中牟 詳見第十七篇

趙簡子 名鞅

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 史記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桓子卒已葬康子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再為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召冉求

孔子如蔡 按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夫子既去魯矣以衛靈公之無道也而居衛以陳國之小歲有吳師而在陳以蔡侯死於盜國遷於吳民分於楚而如蔡不幾乎居亂而入危與曰前日之言君子守身之常法今日之事夫子行道之大權也夫以聖人盛

德固無施不可使夫二三君者能用孔子委國而聽之則衛可正陳可彊蔡可守也而皆不能惜夫雖然夫子既知其不能用矣其時楚昭之賢聞於天下夫子固將如楚也當在衛也特以衛靈公致粟有際可之禮而再至蘧伯玉之家當去陳也又以司城貞子為之主而陳侯亦有言議之適故為二國留行然其如蔡蓋為如楚也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則知孔子去魯則將之楚矣聖人無固無必故為二國留行爾然而適楚又卒為子西所阻愚以為此皆非聖人意也

令尹子西不可

史記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

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又反乎衛

按朱子有言當衛輒之時父爭於外子拒於內不知其國何以度日是謂君子於此不可一日處也孔子世家稱孔子自楚反衛在哀公六年其後自衛反魯首尾又六年矣以衛父子之亂而夫子久於其國何耶豈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或時其得政而將借是以正名義也及考陳世家則楚昭卒之年孔子在陳非反衛也考之衛世家則齊弒悼公之年孔子始自陳至衛明年反魯則非久於衛也然猶在衛何也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蓋思魯之狂士則自陳至衛蓋過衛耳意則主乎歸魯也以夫子門人如子夏子羔子貢之徒亦多衛人者孔子於魯為父母之邦其出也既以司寇去國則其反也不可以無故而復國故明年召之即歸矣經世於丙辰書孔子自陳至衛於丁巳書自衛反魯可以訂世家之謬而孔子久速之可於此見矣

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

功左氏哀公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魯冉求帥左師季
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戰於郊
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
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

不求仕王文憲曰非
所以言聖人

敘書

傳禮記王文憲曰傳禮記三字可疑履祥按史記謂孔
子序書編次其事夫書序非孔子作而周書諸
篇多失其次愚於武王武成之編皆當攷正之矣計古
者事時前後已具編年之史而書則每事自為首尾固
未必諸篇相為次第也然或諸篇本有次第而孔安國
伏生時失之前漢書言張霸作書首尾後漢書言衛宏
作詩序書訓義自前儒以詩書之序皆出孔氏朱子嘗
引後漢書以證詩序之偽矣獨書序疑而未斷古漢初
時泰誓且有偽書何況書序且孔傳古文其出最後則
附會之作有所不免若書序果出壁中亦不可謂非附
會者蓋孔鮒兄弟藏書之時上距孔子殁二百六七十
年其同藏者論語孝經論語既有子曾子門人所非孝

經又後人雜引詩書旁取傳記之語附會成書何獨古書首尾尚是夫子舊本則其為齊魯諸儒次序附會而作序亦可知也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聖人於夏殷之禮不曰吾能知之而曰吾能言之此記禮之時語也聖人生知之資其於禮之義理則知之素矣此其所言蓋謂其器度文物之詳爾雖當時二代之禮失亡將盡而聖人之資觸類旁通皆能歷歷言之但其謹重之意必欲得文獻以證成之足則吾能證成其書矣而卒不可得故終於從周而幽厲傷之又終於從魯而郊禘又非禮後世亂不得見其成書之盛其間見於禮記之所傳者又多雜以門人經師之說惜哉

刪詩　王文憲嘗謂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三百篇也夫子刪繁蕪之三千取雅正者三百而三千之中豈無播傳於世俗之口者夫子之詩既燬於秦火矣漢興管絃之聲未衰諸儒傳夫子之詩不全得見世俗之

流傳管絃之濫在者皆以爲古詩取以足夫子三百之數而不辨其非也不然若孔門之誦詠如素絢唐棣諸詩經書之所傳如貍首䜌桑先正繁渠諸詩何以皆不與於今之三百而夫子已放之鄭聲何爲尚存而不削耶

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

彖繫象說卦文言魏伯陽顏師古所謂十翼者此則夫子之意而門人述以成書謂皆夫子所筆則亦非也彖傳例有發明中間豈無未盡之意象傳句多重複中間寧無填足之詞益門人得夫子之說而欲足成其書不得不爾何以知之以繫辭傳知之也十翼莫粹於繫辭傳或不以子曰起文或以子曰起文或引子曰以答問或中引子曰以爲證或末引子曰以爲斷王文憲謂與子思作中庸同體蓋繫辭傳門人以夫子之意發明非夫子之親筆也果夫子之親筆則章首之子曰何以或有或無或問或答篇中之子曰何以或引或斷耶然則繫辭傳之成文且非夫子之全筆則象傳之具體小象之

比辭安得為夫子之全筆耶獨大象乃夫子之筆辭簡義精體用明切三聖所作之外此自為夫子之一經而門人得夫子之言獨文言無所附會夫子文言最為明白乾卦文言各以子曰答問深密明暢其後申述卦爻之義不以子曰起文者意便不及如所謂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無咎迥與前章不同其於六十四卦之中發明爻義者亦文言之體間舉數爻辭義俱明門人不敢足成三百八十四首故於乾坤二卦文言之外餘卦文言雜諸繫辭傳是為得之後之學者於繫辭十翼但欲見夫子著述之多而不敢別其為門人發明之辭與其足成之體今姑論其梗概如此又當別為讀經者言之

七十二人

顏回閔損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顓孫師曾點曾參澹臺滅明高柴宓不齊樊須有若公西赤原憲公冶長南宮縚公析哀顏由商瞿漆雕開公良孺秦商顏刻司馬耕巫馬期梁鱣琴牢冉孺顏幸伯虔公孫龍曹卹陳亢叔仲會秦

祖奚蒧公祖茲廉潔蘧瑗宰父黑公西蒧穰駟赤冉季石處左郢狄黑商澤任不齊縈旂顏噲秦冉秦非漆雕從燕伋林放申黨步叔乘石子蜀扡之常鄭國樂欣顏之僕孔忠漆雕哆容蒧顏相史記家語所載間有不同凡七十七人今依文翁石室圖七十二人之數

作春秋

春秋者魯史記之舊名周公之封於魯祝史典冊皆備故魯國之史謂之春秋韓宣子適魯觀書於太史見魯春秋深歎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春秋之史書一國之事及諸侯赴告者本自有禮法制度東遷以後王法不行而諸侯放恣伯政迭興諸所赴告關係既大而春秋舊法又失是非不明善惡差謬故夫子晚年道不行遂因魯史起隱公元年止哀公十四年獲麟改正其失以明王法於是褒貶既彰善惡難掩亂賊知懼遂為百王不易之大法

子路死於衛

事見定公十五年及檀弓

葬魯城北泗上

水經泗水逕魯縣北註泗水南有孔子冢在魯城北

六里史記註孔子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為祠壇方六尺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又無能名其樹者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

弟子皆服心喪 孟子曰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

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受業於門人此史記孟子本傳之說朱子謂孟子親受業子思之門人字疑衍而此存之蓋未及改去

何氏 晏字平叔魏人此段進論語集解之疏文也朱子節入然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攷之齊論古論為之注三論始合為今定本

程子 伯子 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 唐柳子厚亦謂成於曾子之門人而謂有若以似夫子故尊之程子此論為定

程子 三條叔子已上二條

言論語本末已下三

條言讀論語之法

論語集註攷證卷一前

論語集註攷證卷一

元 金履祥 撰

學而

學之為言效也 此張宣公語四聲取訓於義為切又古文學通作斆易傳曰此而效之之謂體則效者體倣之謂也王文憲曰學之為言效也此字義正訓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此原其所當學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指學者之方也明善復初則學之效驗第一句訓下三句義此看集註凡例也

效先覺之所為 古人為學是先從事上學所謂先覺之所為是其行事踐履文辭制度凡詩書六藝之文皆先

覺之所為也朱子於或問中論學分知能二字集註蓋合言之覺知也為能也明善知也復初能也其閒語意並合二意而效先覺所為一句尤明備夫聖賢先覺之人知而能之知行合一後覺所以效之者必自其所為而效之蓋於其言行制作而體認之也段內皆合知能意下文引程子曰一條是知上習說其二條及謝氏語是行上習說

習鳥數飛數色角反此許氏說文語从羽从白於六書屬諧聲謂形聲合也又月令鷹乃學習朱子欲入此而不及或酌引之

程子叔子

又曰程氏遺書前十卷不分二先生語外書亦多有不分者令但曰未詳

坐時習謂坐而時習立而時習舉此二句為例教學者習行之方

程子二條叔子

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說樂皆喜也而學習言說朋來言樂故程子分內外言之說悅同悅從心則在內之樂而樂乃說之發於外者語緣悅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充於中而溢於外

慍

含怒意 何文定曰有一朋友言愠作含怒意固下得輕然終有怒字在不見君子氣象惟訓悶字為是如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暑氣何可怒但令人悶耳薰風則能解人之愠悶也下文程子不見是而無悶正此意

程子 二條叔子 **惟成德者能之** 黄文肅疑其略倒葢不愠乃所以為君子王文憲曰朱子是接程子之意

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學至於說則其進不已其應不窮其教不困故及人而樂則其心不私其量能大所以進於君子此各舉效驗字言之謂有自得之說則有及人之樂有及人之樂則有君子之成德本註逆而難進步言學之正推本言程子此條順進而言也

有子曰 門人尊之不以字行而稱有子後人遂不知其字雖孟子亦名之宜史記弟子傳不傳其字也有子此章分為二節前節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承上生下以凡人資質

言則孝弟者無犯上作亂之事以學者務本言則孝弟者為行仁之本親親仁民愛物皆從此出而仁不可勝用何止不犯上作亂而已哉

為仁　為字重讀朱子恐人不曉為仁是行仁之義而倒看性情體用故圖外收程子辨論之說過詳

仁者愛之理心之德　何丈定曰愛之理是偏言之仁心之德是專言之仁孟子首章是專言之仁故曰心之德愛之理此章孝弟是偏言之仁故曰愛之理心之德其先後各有當也王文憲曰有子言仁之事集註言仁之性仁字訓詁發例於此詳見第五篇第十二篇

程子　二條叔子

性中至孝弟來　此洛中方言來字猶許槃間裏字謂性中只有仁義禮智何嘗有孝弟事行在裏猶言倉中只有穀粟何嘗有秧禾秧禾在裏仁發出方為孝弟穀粟發出方為秧禾一時記錄者欠脩似覺語險須通上下文看則反覆開闔方見意暢

鮮矣仁　本文言鮮程子言非集註用之言絕無謂其心

皆務在外則內亡矣此仁字言心之德王文憲曰此言仁之德

程子 叔子

曾子 名參所金反字子輿本史記弟子傳然孟子又字子輿蓋軻車軻也若曾子而字子輿則參乃服參之參七南反矣家語作子輿蜀本坊本並同博物志字敬伯

三省 集註不訓詁語錄謂即宮省之省按字從少從目蓋宮庭之門視察出入不令泛入故謂之省所耿反借作省察之省悉井反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 忠信字義發例於此程伯子曰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表裏之謂也程叔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朱子謂明道之語周於事物之理如此圓轉伊川之語嚴故截然方正

傳謂受之於師 程伯子作傳之於人按傳字是前傳後上傳下之辭若是師傳當云受業不當云傳也兼曾子於師傳之事宜無不習不待每日與為人交友同省矣以上二事例之為人交友俱為及人之事則此傳當從程子

之說乃傳業與人者傳業與人而不習於已正鄭氏所謂講時為學者誦之師不心解者不習而傳寧不誤人故必省而習之然則曾子篤學其所自省宜無一不至何獨此三事蓋此三事乃及人之事常情所易忽故曾子於此三事日省吾身恐以為不切已而有所不盡也其事雖屬及人而不忠不信不習則其失實為切已故日省吾身而尹氏亦謂動必求諸身謝氏謂專用心於內蓋事雖及人而在我之心則必忠必信必習也此三言日用交際所必有故忠信習隨事而必省所以日日省集註例訓傳字而語錄謂亦尋常學業不為要緊者不要緊者如曾子問篇諸變禮曲折亦細細叩問而習知之然朱子此語似已疑傳之於師若太重矣蓋又謂此曾子晚年之說昔者孔子歿曾子年最少若晚年則每日非有師傳常業矣但學者欠於問辨故集註欠於修改今存程子之說以待學者

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

按韓文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

方之後流而為莊周又商瞿及馯臂子弓其後為荀卿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

何文定曰主一者指示所以持敬之要若止曰整齊嚴肅則難捉模惟曰主一則用力之方昭然易見然所謂主一者靜固要一動亦要一朱子所謂身在是則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此靜中之主一也所謂事在是則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離此動中之主一也若無適二字則又是為主一兩字再下註脚謂如心在東而復移之西又移之南之北則是靜不主一他有所適而非敬矣又如本是一事而復貳以二又參以三則是動不主一他有所適而非敬矣主一自然無適無適方為主一此兩語只是展轉相解只觀程子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二語敬之為敬可得而持矣朱子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其言尤約而明若此章所謂敬事者凡施之政事之間皆以是心應之如為一事則專一此事謹之重之察其表裏慮其終始審而後發發而必行堅執如金石不移如四時

不朝令而暮改不輕動而易搖此皆敬事之謂而信在其中矣履祥按敬其事便足信於民而分為二事者蓋敬主行信主言事屬政信屬令也

程子未詳**楊氏曰**名時字中立謚文靖朱子謂楊氏說此處極好看

此特論其所存未及為政

意本程張程子曰敬事而信以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張子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是者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能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履祥按敬信節愛是其所存至於政則必有法制禁令紀綱文章夫子答問政者亦多從身心說蓋其時先王之制數尚多無恙但治國者無是心故其政不行爾至孟子時先王制數廢政殆盡故孟子之論治國往往兼制數言之

五者反復相因

此補胡氏之意胡氏以敬為主固是本原然又須節節加意論有本則一節自生一節是下因乎上論全備則一步須進一步是上因乎下通釋詳

之

餘力猶言暇日或問作餘暇之力為是程子叔子也行重尹氏次第洪氏僕重朱子學逕尹氏名焞字彥明號和靖處士洪氏名興祖丹陽人何文定曰文滅其質者處文勝而實德亡也質勝而野者有實行而無節文也聖賢有見成之條法不攷之則無以為入道之方事物有當然之至理不窮之則無以為明善之要故雖盡力於孝弟謹信待人接物之間而不知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或以善為之而未必合天理之正而不出乎人欲之私甚則陷父為孝誤兄為悌無禮之謹復言之信汎愛而失於無擇親仁而未必識仁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是則無餘力而急於學文者其害固大矣有餘力而不肯學文者其病亦豈小哉

竭其力王文憲曰蜀士趙子實曰有問於晏亞夫曰事父母能竭其力是心力是事力亞夫曰也要心力也要事力曰心力可竭也事力不到則何如亞夫曰有心力必有事力人只是辦不得此一

片心爾此心果到雖圜中之冬筍可生冰下之寒魚可出也況可得之物乎

言而有信

舊說易色是變易顏色朱子謂竭力致身太重若變易顏色則太輕故從易其好色之心方見是誠然言而有信似亦稍輕劉器之問於司馬公道自何入曰自誠入誠自何先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檃括其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言行一致以此觀之只此一句不可謂不重況朋友之交其常有平生久要之義其變有相許以死之節則言而有信與竭力致身其重一爾

四者人倫

賢賢與朋友交若其是一倫然不以事父母為首而以賢賢為首蓋下三言所以能致其極者亦在此一言爾賢賢易色好善之誠也大學誠意章所謂如好好色是也人惟有誠切好善之心故於孝悌忠信之事無所不用其極所以賢賢易色居首

君子不重則不威

重直用反語錄此君子是大概說君子之道或問此

章先威重而後忠信何也朱子曰聖賢言學之序例如此須先是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抱捉豎起來然後漸及其內

主忠信

何文定曰主者謂凡事必靠這忠信為本而不容他有所之之謂也夫忠者發於心之實也信者見於事之實也專以為主則其一言一動一謀一為其始終表裏無一不出於實而虛偽之妄念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而無妄之真體由是可以漸復是乃思誠之機要而作聖之階梯也

程子曰不誠則無物

伯子也何文定曰物事物也惟誠則以實心見之實事方可謂之有這物若無這誠則其所為皆不出於中心之實然謾試為之恰與不曾做一般故曰不誠則無物也且出入無時云云豈復有物乎者此申解上文不誠則無物之語也蓋人心不測乘乎氣而出入其或存或亡又無形影可以捉摸惟主乎忠信則此心便存而事皆自此實心中發出便是有物若不主乎忠信則方應此事而

心已他之不主乎此事而無復有其事矣故曰豈復有物乎然則主忠信者非特為善之本實亦存心之要

程子二條叔子

慎終追遠

程叔子謂不止為喪祭推而至天下事皆能謹其終不忘於遠朱子語錄然之而集註止以喪祭為言通釋加詳今又因通釋之言而丈之曰親之終也悲痛之情固厚而倉卒之際必誠必信之事薄親之遠也恭敬之意固厚而歲月之久思慕如存之念薄於常情所易薄者不薄焉則已德可謂厚矣民德安得不趨於厚哉

子貢禮記史記作贛

過化存神之妙

詳見孟子註及此章通釋何火定於通釋之上記錄勉齋答問之語問曰朱先生解經只就句裏轉今過化存神何故突入外來一句於此章是說那裏或曰若論聖人過化存神之妙能使人樂告以政者固不待見其容貌而自如此矣先生久之曰看來也是不足於子貢之所云故如此說亦引而不發之意且如溫良恭儉讓若無聖人之德而

見者每每如此便是個世間大不好人子貢只說得禮恭處不說得德盛處是他只見得到此若聖人之在當時能使所至之邦莫不樂告以政者其過化存神之妙恐非子貢所知也又問如此則潛心勉學之語如何曰必竟五者是個好德履祥按第十九篇子貢所言夫子綏來動和之化則過化存神之妙非其知不能知此但此章緣子禽求之之問甚低故且就其接人處言之以反其求字之意而其言遂欠內一層爾故集註曰盛德日過化存神曰德盛皆補其內而本註亦字及謝氏三亦字蓋但指其外也

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

委國而授聖人以政則已不得以行其欲故終不能也然私欲各不同如季桓子則始欲振其弱終又恐失其柄如楚子西又疑夫子之得國以正其僭齊景公衛靈公則茍且自適其欲而已爾

三年無改

此章為觀人而發三年無改又為觀行而發聖人之言一條自是一條事理凡例如此章者亦

必有為而言之也其意主於觀人其事蓋主於改而觀三年無改可以謂孝亦如觀過可以知仁可亦僅辭事亦常事耳非謂善惡之相懸者若夫不善不可以不改則夫子於仲弓嘗言其騂且角矣善不可不繼則夫子於孟莊子嘗稱其難能矣此又各一凡例也此義不明於天下而元祐紹聖遂成天下之大禍道學可不明哉

道謂其行事也以父言故曰道

天理節文人事儀則何文定曰勉齋語錄謂一句作體看一句作用看然又須參錯看蓋天理節文是體中之用在體中固有自然之節然不因發見於外之文則何以見其有節故言節而併及於文故曰體中之用人事儀則是用中之體就用上看固有燦然之儀然所以有是條理者皆原於自然之品節故舉儀而必本乎則故曰用中之體蓋節與則俱體上字文與儀皆用上字此所謂參錯看

程子曰禮勝則離叔子也程子禮樂之說所該甚大樂記天高地下萬物散

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此章所謂禮蓋高下散殊之分也其所謂和則合同交通之意也先王制禮其尊卑貴賤上下之體截然甚嚴然其用則常有交通和同之意行其間如宗廟之禮至嚴也而旅酬逮下獻享之禮多儀也而燕示慈惠尊卑上下至辨也而爕然有文之中每有懽然相愛之意此皆禮之用有和而小大事皆由之又如飲食合懽也而籩豆有數延祭有儀臣侍君燕不過三爵夫婦和好也而內外有辨衣服異藏湢浴異處此類非一或但知和洽之意而略上下名分尊卑降殺男女內外之節此所以流而生禍而亦不可行也集註但見行禮不拘廹之意似不見交際和洽之意但說君子行禮之意不推先王制禮之意然於其首取程子之說末有嚴泰和節之說則該之矣

嚴而泰和而節

有子指事而言禮與和相對則禮是嚴敬之禮朱子本理而言和在禮之中則禮是全體之禮嚴而泰說上截和而節說下截

該盡　**信近**　信約信也如左傳所謂五會之信近朱子曰近只是合古人下字寬按近字去聲乃比近
章指
之近猶云義之與比故朱子經以合中二字補之　**復**　左氏欲復言好復言謂既言而再行其言也　**亦**　不求
上二節各只一事因與宗則又有近久淺深輕重故以亦字遞過　**君子食無求飽**　安飽
與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同意謂心在勤學不暇求安飽又能敏於事謹於言非不好學也然惟就有道之人而取正乃可謂之好學茍自是而不取正於有道之人則所好何學所學何道乎學而非道之正雖勤安得謂之好學　**凡言道者**　道字訓詁發例於此然既在此章發例則當繼之曰有道者知此理而能由之者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　有無諂無驕之節而後可語樂而好禮之意凡學皆然觀書者見夫子之言而遂輕子貢之説此非善學者也正如玉未脱璞而遽求光瑩之器木未嘗斲而遽求繩墨之中

可乎所以朱子章末之言切實周備學者不可不審所已言樂與好禮所未言義禮無窮未可遽足

學而一篇記夫子之言為書之首而弟子之言凡四人惟曾子之言直而簡有子之言曲而中子夏言激而易廢學子貢言外而不由內此曾子所以傳道而有子之言所以似夫子也末章子貢之言其進宜未易量

為政

為政首章不曰以德為政而曰為政以德此為為政者言之也居為政之地者固不無法制禁令凡百施為而夫子則言為政若能以德則心得躬行無非道理以是率先之人心自感動興起而向慕之不待他有作為故曰無為而天下歸之德本譬以下效德之為言得也得於心而不

失也德字訓詁發例於此集註初本因第七篇志道章解德字曰行道而有得於心其後改從此此蓋道固人心所同有而人鮮可謂之有德者或暫悟而不能存之於心或徒知而不能體之於身是又皆失之矣所以不足謂之德也

北極天之樞樞如樞軸謂天體斜倚而左旋北極乃其樞軸衆星皆隨天體旋轉惟北極不動也北極無星故謂之北辰辰者北極之舍也其旁四輔星環之其前九四星後宮庶子帝星太子也

程子曰叔子也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若以才智苛察術數勇功則不能無為矣

范氏曰王文憲曰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此言感通之妙也不動不言無為也化而信者成也簡以理言靜以心言寡以身言也煩以事言動以物言衆以民言也此言統理之要也合二說盡無為之義履祥按至簡者惟循一理自可以御事物之繁至靜者惟正一心自足以制天下之動至寡者惟修一身自可以服人心之衆

思無邪 程子曰誠也朱子謂世人固有修飾於外而其中未必純正者故言無邪行無邪亦未見得誠惟是思無邪則合內外之道表裏如一方可謂之誠程子之言不可不深思

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王文憲有詩辨令不泛入因嘗考之秦火之後書失幾半禮失幾亡而詩三百篇何以皆無恙雖云詩託於聲音之流傳然今之三百篇豈盡夫子之三百篇乎禮記左氏荀子所引之詩多有善者而今詩多無之此猶可也如素絢唐棣孔門嘗舉之而今不見於詩鄭聲之淫夫子嘗欲放之而今鄭詩具在雖序者巧以為他事及刺人然其淫醜之態不可掩也漢劉歆謂詩出非一人諸儒各以所能記或風或雅或頌會合而足三百篇之數則其所記聞或有出於夫子所刪去者矣蓋漢興鄭衛之樂尚在而管絃之聲未衰也以此觀之其間淫詩固夫子之所去而世俗之所傳者諸儒得之例以為古詩而不察也不然則若溱洧桑中

諸詩幾於勸矣而何懲創之有哉

程子未詳

德禮 上章為政以德至此章意方備緇衣篇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遁心

一說 朱子集註凡例二說皆通故併存之必有一說得聖人之意大率二說前一說勝

志學章 矩法度之器王文憲曰矩雖器心之天則也程子二條皆聖人為學者設胡氏一條發明從心不踰矩朱子極以為好二條即程子勉進及成章二意張思誠以為意周復祥按朱子於本文之下但隨文解義而其終總說處最盡蓋聖人固自有聖人之資然聖人又自有聖人之學又自有聖人之進但非常情所可窺測爾蓋天下之理無窮而聖人之心純亦不已已則非聖人矣其實三十而立聖人之為聖人者已成此後但愈妙愈熟所謂借其近似以自名猶夫子一貫而曾子借忠恕以名之也學者是聖人之學亦則聖人之戒不惑可以想見聖人之貫知天命可以想見聖人之一知字

如知天地之化育不惑者小德之川流是於萬殊處看一本知天命者大德之敦化是於一本處觀萬殊耳順可以想聖人之化從心不踰矩可以想聖人之神此亦因聖人借近似以自名者而彷彿之在於心體難以言語形容王文憲曰自聖人生知之稟而言固未必有等級自聖人體道之心而言初不妨有等級二說非不同也

程子 二條叔子

孟懿子章 魯大夫仲孫氏魯三家本出桓公慶父之後後為仲孫氏叔牙之後為叔孫氏季友之後為季孫氏仲孫氏而謂之孟者禮疏古者適長謂之伯庶長謂之孟仲孫於莊公為大夫不敢宗諸侯而於三家為庶長三家所宗故謂之孟

三家僭禮 檀弓曰三家視桓楹三臣猶設撥是蓋之僭禮也三家以雍徹是祭之僭禮也僭禮以處其親將以尊親而不知陷親於不義

得為而不為 分所得為者多有當為之事特恐不能盡爾不必求越於分之外也

孟武伯章 集註前說發父

母之至愛警人子之守身懇切深長所該甚大舊說亦在其中然普為衆人言之誠善矣若為武伯言則恐舊說為切故程子止依舊說而集註兩存之也朱子始疑舊說不正言而為是迂昧不了之語爾然須究武伯之為人與當時之辭氣左氏云哀公與三家始有惡遇武伯於塗問之曰吾得死乎而曰予不知其傲暴之氣如此於君猶然况他事乎觀其謚為武則為人可知矣程子嘗言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只是身與心不可不由自家疾病聖賢所不免但為人子者父母唯憂其病而他無憂焉則其為人可謂能守身而不遺親憂矣令有人焉非子弟求益之素而其傲暴可憂不可縷數卒然有問何以為孝夫子答之曰使父母但以其疾為憂焉斯亦孝矣其辭氣之間自有餘味所謂舉一隅之教初非不了之語使其惕然收斂不為不義為父母者唯憂其疾病之不由已者而不必憂其事為之由已者則其為人豈非天下之孝子哉集註於舊說始去而終

存之殆有意矣**能養**去聲**有養**上聲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作一句讀至於二字其上所該亦多謂自骨肉子弟奴僕以下至犬馬也子思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弗敬獸畜之也大抵辭氣不以貴賤尊卑懸絕者為言則無以見其不敬之罪重以不敬為無別蓋充類至義之盡也有一老人見籠養者朝夕飼直心力備至因嘆曰若養父母如此豈非至孝一學者聞之遂悟此章之旨蓋彼嘆小人不能養而養鳥此責學者但能養而不能敬也**色難**何文定曰服勞餕食養口體者也柔順顏色養志者也不曰養志而曰色難者蓋愉色婉容皆誠實之發見於外者決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必其愛之積於中者深然後見於容色者始無一毫之不順苟所以愛其親者有纖悉之未至則形於外者決無愉婉之色則事親者其色豈非難乎能盡此者其於養志固有餘裕矣聖人所謂色難者惟體之而後知為不易也服勞奉

養固非愛親者不能然愉色婉容則尤其愛之深者服勞奉養或可以勉而為之愉色婉容則無所不順而心與父母為一矣豈得不謂之難哉

曾 朱子曰論語除曾姓外皆作在登反 **程子** 未詳 **告衆人**

以其所該者廣也然孟氏僭禮武伯多可憂之事故夫子所以告之者且正其大病游夏孝養服勞已無不至但意色幾微之間有所不足蓋狎恩恃愛者漸流於不足而嚴威儼恪者非所以事親故夫子告之深戒子游之漸流於不敬為大不孝不許子夏之疏節而以服勞奉養不足為孝皆所以責其盡善也王文憲曰告門人皆切直告餘人皆深婉各有當也

吾與回言終日 六字為句與言終日固無所不言矣惜不盡傳於世也

私亦 私是人所易忽之地而亦足以發其餘可知顏子是從謹獨下工夫聖人是於此處見顏子

聞之師曰 朱子師延平李先生名侗字愿中謚文靖此段延平全語具在師友問答

顏

子深潛淳粹顏氏本出鄒登孔子門者八人回為最賢回字象水之洄故字子淵何文定曰深潛淳粹此四字只是形容顏子資稟氣象如此蓋雖一般聖賢各自有資稟氣象如湯武自有湯武氣象文王又自有文王氣象且以此深潛淳粹四字著在孟子身上固不得便著在曾子身上亦不得惟顏子便有此資稟氣象也程子亦曰顏孟於孔子其知之淺深同只是顏子尤溫淳淵懿近聖人氣象延平之語與此大概相類令且以顏子平日觀之如不違如愚於吾言無所不說有若無實若虛此亦可以見他深潛處如三月不違仁不遷怒不貳過又如程子言其如和風慶雲此亦可見他淳粹處下面體段字粗說如骨骼字相似猶兩人相比甲人骨骼比乙人差小些子此即孟子具體而微之語體段已具猶曰骨骼四肢已圓全但未與那人一般爾又曰深潛淳粹四字若分開看深潛兩字便帶了知見意淳粹兩字便帶了踐行意劉頡曰深潛淳粹文公

師友模寫顏子資稟氣象可謂體貼然集註語意多在經文之內非自外來如此四字亦在此章之內深潛是於不違如愚見之淳粹是於私亦足發見之深潛如上氣象後篇所謂於吾言無所不說者也淳粹行上氣象後篇所謂三月不違仁者也

視所以章

王文憲曰既分君子小人此下只觀君子

程子

伯子也何文定曰語錄謂既以此觀人亦當以此自考此意亦緊切

温故章

可者僅可之辭此師講授之師時每二字所進尤活記問之學鄭氏註云豫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為學者誦之師不心解詳見或問王文憲曰温故所學在我記問無得於心知新其應不窮記問所知有限只死活二字

先行章

程子以先行為句朱子以先行其言為句語意宜從朱子緇衣篇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王文憲曰君子所言皆平日所行之事

周比章

王文憲曰周比從接物上見和同從共事上見驕泰

從處已上見語錄學者於幾微之際不可不辨

學思章 王文憲曰論語舉其略中庸舉其詳劉顗曰博學篤行皆學上字審問謹思明辨皆思上事語錄學與行是學之始終問思辨是思之始終又一云學不專指行

程子 叔子

異端章 何文定曰異端之害云云人之攻治其說者其蔽固之深者固無足論其間有高明賢智之過而亦學之者不過謂彼有所短亦有所長吾但取其所長而去其所短而不知本領既非所謂善者非真善攻而治之陷溺益深為害滋甚故夫子斷以一言曰斯害也已而程子又謂其近理者為害益甚尤當遠之是皆聖賢推救焚拯溺之心援學者於顛冥之地其為人切矣

程子 伯子也王文憲曰范氏條指害道而言程子條指害心術而言

駸 音侵詩載驟駸駸

干祿章程子曰 前條叔子後條兼取伯子章內兩摶三截程子喫緊為人故又添一問答蓋唯聖門弟子則能言下領會世人之心汲汲

利禄無所不至必又謂雖能多聞見闕疑殆謹言行亦
有不得禄者則又如之何程子引耕餒之說以曉之謂
縱外是而他求所以干禄亦未必能得也亦唯道理所
當為者自為之而已外此不惟非所當為為之亦非可
以必得也

哀公問章程子叔子**大居敬**用春秋傳大居正句法謝氏此章親切明備聖
賢為學之要法不但施之此章也王文憲於上蔡書堂
開講舉此為上蔡第一義何文定曰居敬則無私心而
枉直無所蔽窮理則有真見而枉直不難
知此合内外之道又辨枉直之要法也

敬忠朱子曰孝是以
身率之慈是以恩結之
兼此二者能使民忠

張敬夫集註於周程張稱子諸儒稱氏不名字者稱官
時人稱字何文定曰夫子本言教化必自己出語勢不
得不然張子恐概者失聖人之旨故發明無所為之說
以曉之王文憲曰季氏意在使字上聖人意在則字上
康子之問為欲使民如此而夫子之答皆欲其於己

求之盡其在已則民自化若為欲使民如此而為之則為之必不實亦不足以有感矣故集註取張敬夫之說以明之然無所為而為有所為而為善利之分此自張宣公法門要語

或謂 為政須上之人用之非所可必為也而或人之問如此蓋定公初年陽虎執國每有用孔子之意而孔子不仕也

信 輗軏是車與馬牛交接處信是已與人交接處交接處無輗軏則車不能行交際處無信則事不能行

十世 集註取馬氏之說而詳之本欲分明而觀者易離為二故通釋辨之然集註取胡氏之說已自明備

三綱 出白虎通又有六紀

三統 本漢志詳見問為邦章王文憲曰所因者亘古及今之常然損益者隨時處事之當然繼周損益其答顏子為邦之問乎

論語集註攷證卷一

論語集註攷證卷二

元 金履祥 撰

八佾

每佾八人此說疑是蓋古者以八為數後來雖俗樂每列亦八左傳所謂女樂二八是也數假借去聲降殺左氏傳作隆殺以兩此自上而下故曰降殺忍罪不容誅忍從後說何憚不為忍從前說

三家說見前篇孟懿子章堂廟堂也上文庭亦謂廟庭蓋廟制室外為堂堂前為庭無知王文憲曰前章不仁此章不知不仁不知故無禮無義按不仁言其忍也不知言奚取也程子曰叔子也王

文憲曰夫子本譏三家而魯在其中程子原其始定其罪立萬世之大法遂使二字責有所歸

不仁章

王文憲曰游氏言仁切程子言禮樂切程子言禮樂之實李氏言禮樂之文合此四説方盡集註用意精深學者宜細觀

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

叔子也語録曰只是泛説不是説仁之體若曰義者天下之正理亦得

將如之何

語録謂不奈得禮樂何也譬如非善舟者必不奈一舟何非善御者必不奈一車何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不和不樂便是不仁鄙詐慢易則如禮樂何哉

林放

弟子傳不載禮殿圖有之

禮本

集註以文對本字又以質對文字易治也語録滑熟也何文定曰文集有曰禮正在恰好處泝而上之則儉為本泝而下之則奢為末此語最為分曉流於末之奢固不可然安於本之儉而不求到恰好處亦非聖人本意也夫子舉

喪與禮對言者朱子謂禮是禮之吉者喪是禮之凶者故並言之爾范氏以喪祭言者蓋因古有此二語特舉以為凡例耳

汙音蛙 抔音掊並出禮運

夷狄章程子叔子

泰山東嶽也在今兗州襲慶府奉符縣為魯國之望

曾在登反

射下並去聲凡在下上聲下之者去聲

觶四升爵

輔類也

後去聲凡前後之後上聲後之之後去聲夫子隨疑而答但示後素之證子夏觸類而長因知禮後之說聖人之知非待子夏而後發聖人之意又因子夏而及此爾言此以進子夏也

杞夏之後國在今開封府雍丘縣

宋殷之後國在今宋州本名應天府

古者二王之後各守其先代禮物聖人於夏殷之禮不曰吾能知之而曰吾能言之此蓋定禮樂時語也聖人生知之資其於禮之義理則知之明矣此其所言蓋謂二代制度文為之詳耳雖當時二代之禮亡失將盡而以聖人之資觸類旁通皆能歷歷言之但聖人謹重之意

必欲得典籍故舊以證成其書而文獻二者卒不可得故終於從周後人迄不見其成書之盛也其間見於禮記者又多雜以門人經師之說惜哉

趙伯循

唐儒林傳啖助門人趙匡陸質助卒質與其子異裒錄助所為春秋集傳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春秋纂例匡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質稱為趙夫子集註以祀廟諱舉其字說具春秋纂例宣州有版本朱子載其言於或問而入其要於集註

鬱鬯

以秬黍合鬱金萃釀酒取其香氣暢達

魯之郊禘

禮記明堂位以為成王之賜上章程子嘗論其非禮近陳氏若舉謂東遷之後諸侯僭禮又據史記謂其時秦祭白時又據外紀謂魯請郊禘而曰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其說甚辨如此則尤夫子之所深嘆而不忍言也

禘之說

此章集註二意俱備有為之說者曰知禘之說則不王不禘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上廟數上下各有等差各安其分則天下之治不難矣此亦集註後說之意

雖明白易見然非仁孝誠敬之至者亦未易知此也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章句謂與論語大同小異特記者有詳畧王文憲謂論語約而難知中庸詳而易見不若以中庸解論語辭不貫而義明履祥按中庸是泛說論語是答或人之問亦恐各是一出　勉齋曰禘之說一章理無不明誠無不格只是見得盡做得也盡心路熟後事事自會如此

祭如在章程子叔子

奥古者室中北墉南牖東南隅為戶東北隅為室之宧西北隅為屋漏西南隅為奥奥尊者之常居也

何謂上二句蓋當時俗諺故王孫賈設問

竈陘謂竈穴前隙也

尸古者祭必有尸蓋使生人服鬼神之服居鬼神之位使鬼神憑之而饗飲食也竈者老婦之祭或是老婦為尸朱子謂竈尸恐是膳夫為之

當時用事何文定曰所謂奥有常尊而非祭之主者蓋五祀四時之祭皆於此乎成禮是其有常尊也然不專主於一而若戶

若竈若中霤若門若行皆先祭其本所而後設饌迎尸於此是其非祭之主也若竈雖卑賤不尊然在夏時則專主祭竈當夏時而專用事者故曰當時用事或曰用事謂水火烹飪之所

謝氏 王文憲曰上蔡之說疑有病聖人據理而言豈問其知不知禍不禍也若畏禍而為禍可之辭所以為心術之害者大矣非所以言聖人況此答拒之辭者亦至初非遜辭

鄹 解見序說

侯 本作矦射的之埰也謂侯人射中也从厂从矢象形

鵠 工毒反即告字謂告人以所當中之處也取射禽獸之義故加鳥

告 本取牛口之梏下之告上則曰告如牛以加梏有謀止之義若上告下則假借去聲

餼 猶令言生料也本作氣俗加食

魯自文公始不視朔 文公名興以疾不視朔

其 指告朔通釋指羊

盡禮 如拜下禮也令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夫子之從下蓋盡禮耳而衆人反以為諂此章當以此事為證語錄謂及之何文定曰諂與

敬不同禮施於所當施則為敬禮加於不當加則為諂

程子叔子

定公問章本註正說也呂氏互說也尹氏重上則略與孟子語意同蓋當時是奉敕註論語故其意主於警君

關雎黃文肅曰先生再看或問止此章雎七余反詳見詩集傳

玩其辭審其音夫子時所謂關雎蓋合辭意聲音而言之也故集註之末有玩辭審音之說令則辭尚可玩而音不可復聞矣

問社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社土神故古人以土所宜木為主抑因所生木以為主耶刻所宜木以為主耶曰亦因所生木為主耳社壇而不屋刻主則必為屋矣然出征而載社主則何主朱子語錄謂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以幣帛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蒐帛之類耳然不可考履祥按自唐以來社始用石為主其說具唐書張齊賢傳

歷言以深責之問社之說諸儒見夫子三辭繁而不殺又因左傳哀公患三桓之侈欲以越伐

魯去之卒死於外故謂此必哀公與宰我謀誅三桓故為廋辭以相語所以夫子有成事遂事既往不可諫救之說前則蘇氏後則胡氏皆有是言而集註不取然集註之意亦自足該諸儒之說大抵告君之說與告他人不同如夫子對哀公好學之問乃以顏子不遷怒貳過之德告之顏子無爵無位非有可怒過為之事權而獨舉此蓋哀公為人躁妄故借顏子之德以藥哀公之病令其問社宰我乃以使民戰栗告之哀公躁妄豈不生事所以夫子深咎之然此三言亦或當時方言而夫子備舉之也

管仲　管叔之後故其書多稱我先王

器小　本註聖賢大學之道是器大樣範局量褊淺規模卑狹是器小形象知大學之格物致知則能有以盡心量之全知大學之誠意正心則能有以全心德之實故局量不褊淺所謂正身修德也知修身齊家以及治國平天下故規模不卑狹所謂致主王道也惟其局量褊淺故不能正身修德惟其規模卑狹故不能致主

王道惟其局量褊淺故其規模卑狹

三歸

說苑止有管仲築三歸之臺別不詳載又漢書三歸雍徹顏師古謂娶三姓女如此則奢僭庶之然此但言其不儉爾未斥其僭蓋諸侯三姓而備九女此則三女而已未為僭也又一說三歸之臺據算家有築臺三歸法蓋方臺也其法上方自相乘凡為若干尺下方又自相乘為若干尺又以上下方相乘為若干尺却以勾股法三分損二為中方之數合上下中方凡幾千尺以高尺統之用積累法得方臺積尺之數凡幾萬尺謂之三歸法如此則但言其臺榭之盛家臣之多為非儉爾

門屏謂之樹

爾雅釋宮文也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管氏以屏塞門蓋僭諸侯之禮也天子外屏屏設於罘門之外則當宁而立以受諸侯諸公之朝於外朝諸侯設屏於門內則門屏之間謂之宁立於此以受卿大夫士之朝按國語卿之家亦有私朝論語冉子退朝是也管仲為卿於齊以霸而家臣皆具官則亦設屏

於門為宁以朝其家臣矣

反坫在兩楹之間 蓋當賓主兩階之中於堂間點土石為覆爵之器以示此爵賓主共之蓋兩君燕好之禮也當時管仲當國而齊霸諸侯諸侯之朝齊者必私覿於管氏之家故仲亦設此以燕之也不然則作此虛器自取僭擬何哉禮記臺門而旅樹反坫大夫之僭禮也當作臺門而樹旅反坫蓋為臺門則必有屏樹及旅酬而為坫覆爵也

或人以小為儉以奢為禮 當時見識議論大率如此

程子 叔子

本深及遠 大器

本淺 小器

規矩準繩 楊雄法言先知篇云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也蓋規矩準繩惟其自盡方圓平直之理故足以為天下之方圓平直若是四者自有喎斜迂曲則何以能治天下之方圓平直哉

詭遇 說見孟子集註器小而功大者詭遇者也器大則為之範者也器大之功不止此矣　何文定曰竊詳管仲器小之論集註局量褊

淺規模卑狹二語覺已盡其曲折局量以資質而言乃器小之本根規模以施為而言乃器小之效驗惟其局量之褊淺所以規模之卑狹下文說不能正身修德是指局量褊淺處不能致主王道是指規模卑狹處大凡人惟見其大也而後不肯安於小管仲之所以小者只為不識其大緣他資質本是凡近而又無聖賢之學以克之才雖高而識實陋氣雖銳而志實卑所以局量容受不得而規模恢拓不開不過成就得些小霸業以上更去不得了夫子以小器斥之可謂一言以蔽之而朱子復明之以兩言而器之所以小者無復餘蘊蓋局量褊淺者器小之體規模卑狹者器小之用欲識仲之為器小者觀諸此足矣然亦須將此二語攷驗管仲平生方見得此二語說得他着且如仲始與桓公講論治國公辭以已要奢淫恐妨為治為仲者便合就桓公心術上整頓然後事乃可為而仲却謂皆不害霸是他被些才使急於自見惟恐君不見用無以成其功業故曲意

深維至於如此及其後也三歸具官塞門反坫奢僭之事至身自為之與辭上卿之禮全別是又被這些功業動了包藏不住致滿溢而不自知其視正身修德之事反若迂闊而不切於事此非局量褊淺而何又如管仲一時事功其大節目只有尊王攘狄兩事是時周室尚有可為為仲者正當至公血誠輔佐天子振立紀綱以還西周之舊令乃挾公濟私假尊王之名為圖霸之實至若楚人僭王猾夏此是甚底大罪過乃置之不問卻尋得包茅昭王節目責他大意只是要他略服便做收殺在我且自可以伯大抵皆是急於近功淺效若王道則恐其久遠難成判斷不做此非規模卑狹而何朱子只直指其不知學者緣資稟自是定了若知聖賢大學之道則褊淺者可以變而宏深卑狹者可以擴而高廣蓋量隨識長學進則識長識長則量自充量既充則規模不患於不大且以管仲言論風旨觀之說得話亦自識道理非全無聞而志識卒於卑陋只就小小窠窟

結果了豈非不學之過乎奢而犯禮之事聖人只是答或人儉禮之問非正指小器而言然就這上面看亦可見得器小形見處故程子特指此以曉人而管仲所以為器小者益覺分明此乃程子說得有功處故朱子曰當深味也而集註又曰雖不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此皆指奢與犯禮而言

語樂 此夫子正樂之時語也古樂不可見故此章難為言當以孟子條理之說參之翕合也謂合八音而共奏一樂章也從之則條暢之也純如則八音如一聲也皦如則又自各有條理也至於繹如則詠嘆淫佚餘音不絕也

喪 諸說多謂天喪斯文之喪惟劉侍讀蘇氏作失位去國之喪集註從之此失魯司寇去魯適衛之時歟

韶盡美章程子叔子 **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朱子謂如此等語皆急讀去王文憲曰此即反語讀點之凡例

何以觀之 此章結語虛難看蓋人亦須有

本領方可看其分數此是尚有可觀者若舉無其本何以觀之哉是無足觀者一說每事各有大本苟無其本則雖別有小節亦不足觀矣

里仁

擇屬知處本字上聲安仁則一利仁則二仁者純乎仁故安而行之知者知此仁故利而行之安則己與合一利則尚有彼此亦只在生熟之間耳朱子再三誦此二句以為解中未有及此者因嘆此公見識之高無私心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叔子也通釋與前後所言微有所疑王丈憲曰朱子此章論好惡由心而違之事故先無私而後當理後篇論忠清因事以原其心故先當理而後無私程子論陽復則曰仁者天下之公論禮樂則曰仁者天下之正理此章則

曰得其公正無私公也體也當理正也用也開說了方可合說

無惡 集註必無為惡之事平實通釋惡念何自而生緊密

不以其道得之 二句於前句冠一箇字後句加一雖字文義即易見

謂不當得而得之 或問論不以其道得富貴通釋論不以其道得貧賤何王二公令人兼看

去 王文憲並作上聲然自去去聲去之上聲又已違之去聲驅而去之上聲

觀過 何文定曰朱子謂此篇言仁有淺深此章却只是說慈愛之仁蓋仁主於愛君子之過雖是失於厚而過於愛然畢竟不失為仁但是仁中之過耳若小人失之薄而流於忍却正與仁相反此處察見君子小人之仁不仁尤更分曉故曰觀過斯知仁矣然意此等處夫子當時必有所因而發

斯知仁 上文各於其黨則斯知仁不是偏結之語謂於此亦可見仁之存否也故集註以尹氏之說補之

程子 叔子

後漢吳祐 後漢書吳祐字季英遷膠

東相政惟仁簡嗇夫孫性私賦民錢五百市單衣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說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者蓋謂嗇夫受賕固是過然為欲衣其父而此又以父言請罪於斯可以知其仁矣掾屬吏也音緣去聲蓋謂官之屬猶衣之緣也嗇夫漢時鄉官主督租賦者

死可 所重在聞道非必夕死雖夕死亦可耳然夕死尚可其他可知

程子 上條叔子下條伯子 **心欲求道** 此志於道不如第七篇志於道重故集註止言心欲求道

識趣 識見志趣也志於道而猶以惡衣食為恥只可責志 **程子** 叔子 **何足** 聖人語平集註語峻

蓋切於警學者 **於天下** 謂於天下之事也 **比必二反** 當作毗志反如比周比義射者比比其反皆毗志反如比死者比化者皆必二反朱子嘗因學者之問欲改未及

放利章程子 叔子

禮讓 謂恭敬辭遜之心也故謂禮之實下文禮字乃禮文制度品節之詳此章朱子或問作三句第二句至國字歇

無位章程子 叔子

一以貫之 朱子曰一字重讀

用各不同 此句要看即後句所謂萬殊也體之一即後註所云一本也昔嘗親受文定何子之語曰此章要實見得是理是何物丈公好說箇恰好處理只是恰好處此便是中便是至善自古聖賢相傳只是這箇天下萬事萬物各各不同而就每事每物中又自各有箇好處故事理雖不同到得恰好處則一此所謂萬殊而一本然其一本者非有形象在一處只是一箇恰好底道理在事事物物之中此所謂一本而萬殊

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 精察知之力行行之曾子工夫如此故夫子告之以一貫

其他學者豈可驟語以此昔者朱子為學之初務為儱侗宏闊後見延平李文靖皆以為不然曰理不患其不

一所難者分殊耳朱子於是縷析毫差文理密察卒至體用渾圓故朱子亦嘗曰而今不是一本處難認乃是萬殊處難認

真積力久謂真實積累功力之久也出荀子

子出此篇曾子門人所記故稱子出

門人或曾子門人或孔門諸人也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此程叔子語乃學者忠恕之正訓曾子借此以體一貫使學者知用力之方耳但一貫以道言忠恕以心言夫子之心即道故自一以貫之學者以心體道故曰忠恕蓋必盡己之心以體道而推己之心以處物使各合於道也讀此章者且須看此分明

夫子之一理至**推矣**此以天道形容夫子之一貫一即至誠無息故忠可以名之貫即萬物各得其所故恕可以名之此一貫之所以為忠恕也

蓋至誠無息者至**可見矣**至誠無息者夫子之忠也所以為一也萬物各得者夫子之恕也所以為貫也

中心

為忠如心為恕此禮疏文當攷程子曰凡三條首條伯子語後又二條叔子語言忠恕者凡三節伯子忠恕一以貫之止大本達道此夫子之忠恕叔子天命條此造化之忠恕達道不遠二條此學者之忠恕中庸但以忠恕為近道爾而曾子乃謂夫子之道忠恕故用再三分辨然夫子不待忠恕天道亦無忠恕之名皆借此以形容耳以己及物至是也此本分仁恕而言集註統取入忠恕一以貫之此下方正說此章之意忠者天道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朱子至誠無息之說即此意恕者人道謂體當人情無不曲中也朱子泛應曲當萬物各得即此意黄文肅曰聖人之忠恕天道也學者之忠恕人道也如何又說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以聖人比學者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學者之忠是人之天學者之恕是人之人忠者無妄真實無妄

也恕者行乎忠即天下雷行物與無妄下文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大本達道中庸首章動以天程子易無妄傳文也聖人之忠恕是自然學者則力為也喻義章程子叔子愛日楊子曰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故孝子愛日集註愛日之誠四字章旨方見深切然此意具在不可不知之中語錄常記憶父母之年喜其壽而懼其衰惟恐舉之不及是以孝敬之心日常切訥敏王文憲曰此矯輕警惰工夫子游曰何文定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事君三諫不聽則有去義學友忠告不可則有止義過是若更强聒不置則是失之煩數取辱取疏乃其勢之必至然君臣朋友雖曰以義合而皆大倫之一其義甚重若未至於數而逆懼辱與疏而豫止焉則為不盡君臣朋友之義而薄亦甚矣尤非聖人之所許也按子游之言多有偏弊如此讀者必得文定之說而後備程子伯子

論語集註攷證卷二

論語集註攷證卷三

元 金履祥 撰

公冶長

公冶長 弟子傳曰公冶長名萇字子長史記齊人家語魯人范甯曰字子芝左氏釋例及路史皆云公冶氏魯公族也則當是魯人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墓極高

雖在 集註雖字下入當字子謂公冶長可妻也謂其才行之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謂其雖嘗一陷於囚辱而實非其罪則固不妨也蓋古者有罪之人不齒於鄉嫁娶無所售長無罪而嘗被囚夫子不以是為妨且明言以解內外

之惑於以見聖人取人在其立心制行之實初不以自外至者為取捨也夫縲絏而無罪者不足為辱則富貴而無德者亦不足為榮矣此論昏姻者所當知也

兄 孔子庶兄孟皮也叔梁紇前娶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後字伯尼有足病古者庶長字孟嫡長字伯此必孔子伯之也其男子孔忠字子蔑在七十子之列

南容 南宮括字子容家語作南宮縚是孟僖子之子居南宮因氏焉

程子 叔子

子賤 姓宓當作虙房六反楚詞辯證云補註引顏之推說虙子賤即伏羲之後而其碑說伏生又子賤之後古字伏虙通用弟子傳曰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家語曰子賤少孔子三十歲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七人所友者十一人又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受皆敎不齊以道孔子嘆曰其大者於此乎有矣新序舉此語乃在掣肘章下蓋舉此語為斷耳當攷

君子哉若人 語凡二出是大綱說意思氣象朱子謂論

語中說君子處有說得最高者有大概說者大概說者此類是也 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 爾雅釋器文 佞 朱子曰佞只是捷給辯口者古人說佞皆如此後世方以諂字解之 全體而不息 仁道至大全體者謂全體此仁無一事非仁也不息謂無所間斷無一時非仁也全體橫說不息豎說 吾斯之未能信 集註指所知而言此程子所謂已見大意也大意謂大綱意思只見得未徹底耳謝氏指所存而言此程子所謂見道分明也故謝氏之意猶云見得如此只是於心做得未徹底耳程子已見大意指全句見道分明指斯字集註斯字重謝氏信字重 程子 上條伯子下條未詳 乘桴章程子 叔子 由求赤不知其仁 朱子曰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欲便不是仁了三子之心不是都不仁但是不純故夫子以不知答之或問夫子稱由也可治賦求可為宰其後求乃為

季氏聚斂由不得其死聖人容有不能盡知者曰大綱亦稱其才堪如此耳未論到心德處看不知其仁之語其中固有意也

聞一

聞一知十是道頭知尾聞一知二是一步進步十與二取數為喻不曰而知乃曰以知以字用工字當看

明睿所照

明道答橫渠曰非明睿所照而攷索至此

晝寢

何文定曰糞土朽木諸家以為質不美之譬朱子嘗破其說看來只是譬學者志不立則學無其本而教無所施爾大抵人之氣體固有強弱而其勤怠則在於志之立不立志苟立則日進於精明雖弱而必強志不立則日入於昏惰雖強而亦弱是故君子為學必先立志此志既立則如木有質如牆有基而後彫朽之功可加矣

申棖

史記有申黨字周家語有申續字子周而無棖名豈棖三千之徒歟

剛

何文定曰彊毅不屈者本於有志而彊梁悻直者則氣之為爾二者自外視之均可謂之剛此疑似之難辨而棖之所以得是名也及夫子斷以慾之一

言則根之不得為剛斯曉然矣蓋能勝慾之謂剛屈於物之為慾二者不容並立令謂之剛而多嗜慾則是其剛非真剛不過出於意氣崛彊之為慾一牵之方且化為慾察其微也程子二語簡直明切固已盡此章之旨謝氏又能究其曲折進德者可以是而藥其未至觀人者可以是而察其所安也

程子叔子自古有志者少有志則剛悻悻自好尚氣是慾慾非一端此特指其似剛之類言之爾無加諸人何文定曰子貢地位語恕固可勉為論仁則非所及而遽以此自任論道既為躐等省己則亦太疏夫子恐其便如此擔當了不自醒覺則無復勉強充廣之功故析而教之欲其且退一步做工夫而所以進之者遠矣

程子曰叔子也朱子曰程子晚年方看得如此分明

性與天道王文憲曰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人心未應於事故曰性此理至微而難言文章至顯而易見張宣公

曰夫子雖未嘗明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豈是真不可得而聞哉蓋夫子之言無非天道性命之流行也至孟子時異説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則指示大本使知所止令之異端則又異乎古自謂識心見性其説閎廣故高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喜趨之一遊其間則喪其本心隳弛萬事毫釐之差霄壤之謬其禍可勝言哉諸先生於此又烏得而忘言也

躐等 躐越也等階之級也謂不歷下級而遽越上級也

程子叔子 **子路有聞** 何文定曰未能行而恐有聞非以行不給而倦於聞也此特形容其汲汲於行而惟恐有留善之意夫行之進惟恐其善之或遺聞之多又慮其力之不足自勵若此進善豈有窮乎夫勇者氣質之偏多務勝人而子路則用以自治而功有倍於人此范氏所謂善用其勇也

大叔疾大音泰 **遺**名 **孔姞**孔氏姞姓女以姞行 **謚法**周公所作見逸周書 **義**王文憲曰

子產精神全在義字上孟子之言未盡僑音喬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語見左氏襄公三十年都鄙有章杜氏謂自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朱子謂有章程條法按都鄙如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又師都建旗縣鄙建旐當時鄭國多是彊族其分食都鄙必有侈僭故子產限之使其城郭車旗章服各有尊卑也上下有服者謂使貴賤衣冠各有等殺不得踰侈當時鄭國衣冠踰制者藏而不敢服故有取我衣冠而褚之之誦田有封洫者封疆溝洫此水陸之路所以限井田之界當時井田制壞漸有開阡陌相侵越兼并之患故使民封土為疆通水為洫以正經界止侵并復田制一時使民力為之所以有作封洫之譏有取我田疇而伍之之謗廬井有伍者廬田間民舍井九夫為井所謂夫三為屋三屋為井伍蓋伍家為伍使之相親相愛鄉田同井使之相友相助而其中間有罪奇邪

則相及慶賞相共以此節觀之則子產治國之才非當世所可及惟夫子斷之明而集註取得其要

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 左氏文二年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晏平仲章程子 叔子

居蔡 家語漆彫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

山節藻梲 按禮記管仲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以此例之則山節藻梲以指宮廟之僭侈與居蔡各一事同歸不知爾當攷

祀爰居之義 爰居海鳥也大如馬駒故曰爰居亦作鶢鶋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又祀爰居事亦見莊子

子文姓鬬名穀於菟 穀奴口反於音烏菟音徒

左氏傳曰初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鬬穀於菟

三仕三已

左氏莊公三十年楚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為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玉為令尹二十八年子玉死蔿呂臣為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為令尹其後子文之死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則是卒之時又為令尹也卒而子繼之三仕三已別無所考子玉之為令尹也子文先為之治兵而子玉復治之子玉死蔿呂臣為令尹其後子上又為令尹子玉呂臣子上之間子文大率執其政以代其缺歟

而告新令尹者至私也

左氏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二十七年楚子將圍

宋子文治兵於睽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蒍杜氏謂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蒍賈曰子之傳政於子玉以靖國也靖諸内而敗諸外所獲幾何按此傳政之說亦舊政告新之證但子文之傳政子玉乃以令尹賞戰功城濮之役又重其事權以行此所以啟子玉好戰以致敗也其他事蓋可想矣

崔子弑齊君春秋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詳見左氏傳陳文子有馬十乘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甸出車一乘馬四匹則十乘乃十甸之田其田邑之大可知矣違之三違之絕句上章不知其仁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後篇仁則吾不知仁則天理渾然三仁同出於惻怛至誠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各得其本心東齊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楚自熊通僭號是為

楚武王至魯莊之三十年子文為令尹僖元年楚人伐鄭與齊桓公爭諸侯連年侵伐於是齊為陽穀之會僖之四年齊桓公有次陘之師雖受盟於召陵而明年子文身有滅弦之師以撼江黄道栢又明年楚人圍許與齊桓公爭鄭僖之十一年伐黄明年滅之十五年伐徐齊桓公救徐而楚卒敗徐於婁林及齊桓公卒僖之二十年子文身有伐隨之師以爭漢東諸侯二十一年宋襄公為盂之會而楚執宋公以伐宋又明年敗宋師於泓取鄭二姬以歸子文無諫也二十三年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頓而子文以令尹貴之及晉文公立而楚伐宋伐齊子文又重子玉之權以遣之卒以致敗然猶爭霸不已凡此皆僭王猾夏之事也　朱子曰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反坫塞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

正君討賊

崔杼之弑君申鮮虞責閭丘嬰曰君昏不能正危不能救

死不能死申鮮虞尚以責嬰況陳文子為大夫其不能正君討賊安得無罪

復反於齊

按陳文子出入皆不見於春秋經傳史記亦不載襄二十五年夏經書齊崔杼弒其君光不書陳須無出奔傳書莊公諸嬖臣或死或奔而不及陳文子之出其二十七年宋向戌請弭諸侯之兵齊人弗許陳文子請許之其六月齊慶封陳須無皆至會則是崔子弒君之三年文子已復反於齊預其大政而傳不明言其反也其九月崔氏内亂慶封為杼攻崔氏盡俘其家杼至無所歸縊而死傳不言陳文子與謀與否二十八年文子又主朝晉之謀其冬文子父子始與謀攻慶氏於廟須無以公歸慶封奔吳齊盡召羣公子改殯莊公尸崔杼於市焉其後文子卒其子無宇用事至其孫乞厚施於國至恒弒簡公

子子張學於聖門不知仁體乃以二大夫之仁為問二子不足責子張識見可謂低小矣昔張宣公學於五峯胡子首以此章令公思之遂有所見

季文子

使晉 左氏文六年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晉襄公卒蓋其時晉侯久疾故文子求遭喪之禮以行也

程子 未詳

宣公篡立 至 **納賂** 左氏文公十八年公薨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私事襄仲襄仲欲立宣公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許之仲欲惡及視而立宣公殺叔仲惠伯夫人姜氏歸於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宣公元年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於平州以定公位宣公十八年公孫歸父以襄仲立公故有寵與公謀而聘晉欲去三桓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遂逐東門氏

私意起而反惑之驗 季文子縱襄仲殺嫡立庶於是賙宣公之短黜莒濮之賞以奪其棑賂齊侯之會以固己位其後宣公患其專與公孫歸父謀

去之宣公薨季文子惡歸父而恨宣公又假立庶之罪而逐之始終無非私意矣

務窮理未思之前**貴果斷**既思之後窮理則不待三思果斷則不必三思惟窮理則可以果斷不窮理而務果斷不幾於率意妄作乎不窮理而徒三思則私意起而反惑矣

愚此章重在愚字愚謂其迹之似愚也愚雖不巧避沈晦不招禍而能委曲以濟君此其不可及也

成公無道而武子周旋其間至以濟其君左氏晉文公之為亡公子也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僖之二十七年楚及諸侯圍宋宋告急於晉晉以楚新昏於衛明年伐衛以救宋取五鹿衛成公請盟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成公出居襄牛晉楚戰於城濮楚師敗績衛侯懼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於踐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衛侯殺其子角咺不廢命晉人復衛侯寧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衛侯先期入寧子先叔武

閽君至喜走出公前驅顓犬射殺之元喧出奔晉冬衛侯與元喧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晉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於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薄其酖不死秋魯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殺元喧及公子瑕復歸於衛

程子曰 未詳王丈憲曰程子免患二字未見其不可及必如朱子本註所言方見其不可及

比干是也 比干說見微子篇程子此段又是章外之意蓋比干是王族少師甯武子是九世公族於邦無道之時皆當正救維持甯子以沈晦維持迄能有濟而且免患但衛侯出入始終以亂亦是甯子欠正救之功不無失諫之過蓋衛文公不禮重耳之時甯已自失諫成公背華從楚又失諫其疑叔武又失諫已盟而疑先期而入又失諫其再入也賂殺元喧及子瑕又失諫夫君無道而不諫但務沈默以兩全之雖

不可及然君子濟世而一以愚為尚亦有所不當者故又出比干一條以補此章之意朱子曰世間事一律看不得聖人非欲人人學甯武子但如甯子亦自可為法人當武子之時則為武子當比干之時則為比干執一不可也

子在陳

按夫子凡三至陳始適陳有匡人之難反衛再適陳蓋經宋魋之難主司城貞子家後又自陳適蔡有絕糧之厄遂如葉楚昭將用孔子子西止之會卒三則又自葉反適陳在陳久之反衛明年即自衛反魯此言蓋發於三在陳之時也明年即歸魯矣此章當連後篇中行章及孟子末篇之意觀之則意極明備矣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

孤竹一作觚竹湯所封墨胎氏今北平之盧龍東有古孤竹城地道記云在肥如南十二里漢為令支縣令營州亦皆其地孤竹君名初字子朝路史云孤竹炎帝後姜姓之國一云墨氏蓋營州柳城縣古墨姓之國地相近故云然史記索隱云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

致字公達此出春秋少陽篇古無此名字之例蓋緯書附會也

不念舊惡

朱子曰此與顏子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因其人之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他箇善處聖賢之心皆是如此但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惡如字所惡去聲

程子

二條叔子

微生高

莊子尾生一本作微生戰國策作尾生高高誘註魯人未詳是否

程子

叔子

范氏曰

朱子曰范氏又曰所以害其心術者不在大此言尤痛切日用間不可不警省也然集註却不收入

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

叔子也此章文意左丘明年輩蓋前乎夫子後世以孔子修春秋左氏作傳遂以左氏為左丘明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所耻而左氏傳不無浮辭誇勢之失或問引啖助趙伯循陸德明春秋釋例已嘗辨之且引鄧名世攷姓氏書謂此乃左丘姓而明名非左氏也語錄意左氏蓋左史之後云

朱子曰門人記此二章相連

見聖人欲學者以此為戒而立心以直若微生高之心久之便做此等可恥事來

盍各言爾志

此章與第十一篇之末皆為言志十一篇言志是問所用之能此章言志是言及人之事蓋亦行仁之事也上文必有所因而言者而語不載季路顏淵與夫子之志其精粗大小之等固不待言但學者豈能躐等至孔顏之地哉切已省察則子路之勇於為義豈可以勢利拘之所以程子深重之謂亞於浴沂子路言志亞於浴沂則曾點言志亞於顏子矣但顏子是德行曾點是見趣耳

勞勞事

據程子說則施勞當從第二說

子之志

夫子得行其志則人人各得其所綏來動和之妙可知也輔漢卿問老者是已之上朋友己之等少者已之下此三者足以盡天下之人否朱子曰然

程子

一條三條叔子二條未詳

羈靮

羈令馬絡靮音的令馬的盧也

十室

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二畝半之宅在田二畝半之宅在邑邑凡三十二家

十室之邑甚言其小不滿三十二家也言此以勉人天下豈無天資之美者但習所移而志不立不能好學以充其資耳然但言忠信而不言知睿知睿之資固不易得但聖人之於人尚忠信而不尚知睿終然忠信為基本知睿或難保也世人多以聖人生知之資絕不可及而自棄故聖人以好學勉之

雍也

莊子所稱子桑户莊子曰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與無相為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又子桑雩曰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凡此皆太簡之意

許已南面二章各自為章乃引上章而言者以下文有臨民之說故知因南面之許而問之

行簡王文憲曰行簡是於行事上簡居簡是於治己上簡詳見通釋

家

語記其不衣冠而處楚辭桑扈臝行集註亦引家語為證所行自簡朱子曰非仲弓本意又就裏面說自不相害程子二條叔子不遷怒不貳過顏子好學如博文約禮欲罷不能克己復禮請事斯語私足以發語之不惰皆是也而夫子答哀公之問特舉不遷怒不貳過為言二事固亦克己之功而未盡顏子好學之事且顏子未嘗事推有何可怒叢借是以諫曉哀公也夫子答問之間各切其人之病哀公為人躁妄故夫子答其弟子好學之問而舉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以曉之即顏子二事之功為哀公對病之藥惜哀公不能繹且改也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今也則亡惜辭也未聞好學待辭也曾子宜可謂好學而夫子不及之此一時也曾子年最在諸弟子之後其進學當在夫子暮年其成德亦在夫子既歿之後也程子曰一條三條四條叔子二條兼取伯叔子昔叔子少年

游太學安定先生胡翼之主教事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程子此論大驚集註節入之王文憲曰全自周子來本字指五行之理真指五性靜指未發約是工夫中是準則

知所往 諸本或作知所養朱子以往字為是王文憲曰明諸心窮理之事力行踐履之事

若顏子之非禮勿視 入四勿以備見顏子之工夫程子好學論最為密備因不遷怒一句則推約七情因不貳過一句則指說四勿合於中則怒不遷過不貳矣

子華使於齊原思為之宰 張子曰於斯二者見夫子之用財

或問適釋已詳但二事前後記不同時大夫無境外之交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問人於他邦此事固有之但此云使齊是使齊君也是必夫子閒居時也如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之類是也子華使才亟於子貢而其力亦足以有行也使子華而貧則夫子不待請矣子華而富則冉子不必為請也冉子之才好於附益夫子之道

無非時中然請粟與秉皆出冉子則是其時為夫子宰財者冉子也如伯高之喪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可見也至於原思為之宰則夫子為魯司寇時也以為之宰三字推之二事舊必有上文焉其文當曰子在某子華使於齊下段當曰子為魯司寇原思為之宰語意為順思之為宰也夫子為其貧而仕之也與之粟九百而辭此原思之素狷也以思之安貧九百之粟誠為無用故夫子又教之以用財之義學者觀於此章有數善焉夫子非責冉有之過予蓋以禮處子華也不許原思之過辭又以義勉原思也君子當補不足不當益有餘也居官無辭祿之禮而居鄉有相周之義也聖人處事無非中庸通釋所謂非徒見夫子之用財而已也　程子叔子

子謂仲弓　句與第九篇子謂顏淵句同程子欲去曰字然以四字為句則與論二子云偏曰字似無嫌

犁雜色　字書利之反駁文牛也耕犁之犁不同音

不違章程子叔子

三

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 仁者心之德不違仁者心無私欲而能有其德爾但張子之意欲始學者分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者深淺分明故借內外賓主以譬之而或問有仁在內在外之說於是諸老之說始離矣大抵既是譬喻只取分明固難得義理恰好也今且以張子之喻言之仁譬則屋也心譬則人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是人不違屋常在屋內縱三月外有時少違即復歸來必然是主日月至焉者是人每在屋外也雖或日一至月一至然終是客既知其內外賓主如此不同便須勉勉以進於不違循循而莫或違之至於久而熟焉則有非人力所能與者矣

康子問章程子 叔子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 費季氏私邑今費縣汶水名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北入泲汶上令縣名謝氏之說似若粗厲朱子取其足以立懦然觀閔子本旨舊為我辭之言雖似乎婉如有復我者則

吾必在汶上矣則不為不峻可謂壁立萬仞氣象矣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叔子也子夏嘗為莒父宰子游為武城宰子賤為單父宰雖夫子亦嘗為中都宰蓋是時三家分魯諸邑雖為三家所有然尚云貢於公室則其名尚隸公室也獨費乃季氏私邑夫子嘗欲墮之宜閔子所不屑也德行之科四人獨仲弓嘗為季氏宰此必少年始仕之時觀北馬知賢才之問與夫子稱可使南面之時小大過不同安知後日所進不自前日所聞得之歟

剛則必取禍如子路死於衛蒯聵之難柔則必取辱如冉有為季氏聚斂之類先儒以為癩出淮南子精神篇曰子夏失明伯牛為厲厲即癩也戰國策曰豫讓漆身為厲即漆身為癩也人口厲雖癩腫胞疾則字當作厲北牖牖字誤當作墉蓋室中北墉而南牖墉牆也古人室北牆上起

柱為壁雖壁閒西北角有小圓牕名扉謂之屋漏然無北牖之名也**樂程子曰**前一條叔子後二條伯子**其字**王文憲曰其字是先有此樂是顏子所自得處**昔受學於周茂叔**周茂叔道州營道縣濂溪里人名敦實後改敦頤晚卜築廬山之下取故里之號名其溪曰濂溪學者稱為濂溪先生謚元以零陵伯從祀夫子廟庭初茂叔為南安軍司理時洛人程公珦為通守觀其氣貌非常人因令二子顥頤受學焉故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又曰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本文先說顏子者進學之序也集註引此先說仲尼者師生之序也**所樂何事**見通書**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王文憲曰文公為學者切已漏泄七分了**君子小人儒**儒學者之稱子夏文學故夫子鞭辟其近裏君子儒則務德業小人儒則務文辭王文憲曰程子於儒上說君子小人固

甚乎恐於子夏未切謝氏以義利說恐尤甚子夏細密謹嚴病於促狹故以是警之後世託儒為小人者固多矣恐子夏必不至此履祥按語錄朱子亦嘗疑此說為初學之時至於言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後則不待為此言矣又曰聖人為萬世立言豈專為子夏設觀此二條則文公固自疑謝氏之說為過矣然汝為二字專為子夏言當如文憲之說況文公亦嘗言子夏太細密謹嚴又云其促狹於子游葉賀孫之問亦言其太緊小如此則此君子小人只是以度量規模為言其言君子如大人君子其言小人是野人小人若樊須小人之類盖對大人君子而言將有小大之分耳非言善否之殊也至為學者切已省察則集註之言自在所深省

程子叔子

武城魯下邑春秋杜氏註武城在泰山南括地志南武城在兖州子游為宰者焉爾乎三語助辭氣似緊按字義如是為爾其辭氣必有所指謂汝得人焉有如是者乎謂其可與進於斯

道者澹臺姓滅明名按史記弟子傳字子羽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其後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漢書亦云夫子之歿弟子散居四方各明夫子之道而澹臺滅明居楚則滅明固高弟也他書載滅明事亦多奇偉

飲射讀法飲即鄉飲酒蓋鄉大夫賓興賢能以鄉飲酒之禮禮之黨正歲時屬民飲酒於序射鄉射也讀法周禮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正歲則讀教法黨正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族師閭胥皆然朱子曰公事不可知意其鄉飲讀法之類也

為政以人才為先薦拔人才此是長民者第一事所以為國興賢所以作興民習也朱子謂古者以士為吏或得入講論亦為政之助

正大因二事而可見爾所存甚久所該甚廣

苟賤邪媚亦因二事而言由徑苟也私見賤也由徑邪也私見媚也所該甚廣

莊周稱孟子反莊子

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

敗還以後為功 兵家所謂斷後也 **事見哀**

公十一年 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孟孺子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於郊樊遲請踰溝冉有用矛於齊師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右師奔齊人從之涉泗孟子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不進也王文憲曰聖人提起示人使人知所自克

謝氏曰 王文憲曰上蔡工夫在於去矜故其言有力

祝鮀 為人辨博故有口才覩左氏定四年召陵之會可見雖因其言長衛然春秋書法乃長蔡於衛則鮀之口才能變易是非明矣

佞 本是有才辯之稱故自謙者曰不佞後因有口才者多變易是非故始有謟佞之稱朱子語錄焉用佞處略言之

而有 而字猶與字古書兩事相兼者以而字中遞之游氏疑而當作不

宋朝 宋公子朝與南子內亂者宋不罷其究而衛又召之以遂其姦其免於今之世者如此故夫子

傷之今之世夫子嘆傷之意在此三字野猶今俗云村人史猶今言文人張文潛謂今之所謂儒者務博記尚文辭乃古之所謂史也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此緊要工夫所以不偏勝而彬彬者也楊氏曰矯世之弊人之生也直二生字詳見或問程子伯子知好樂尹氏等級張說重上中人上下此章本註為教人言張說為中人以下設上下字朱子謂以資質言亦以學力言王元敬王剛仲謂以字似重蓋中人之質固多然能以之上則可以語上以之下則不可以語上矣集註本為教者言此則并為學者言所以使之云云此補文意也不可以語上非終不語也使之以漸進爾樊遲問知仁知者必知幽明之故仁者先辨善利之間明則有禮樂固當務民之義幽則有鬼神則當敬而遠之有則必敬幽則必遠也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故當先難而後獲先獲非仁者之心何以為仁**程子**上條叔子下條兼取二子**知仁**夫子以其意象體段效驗分言之令人深體而以類求之爾又不可太拘執通釋以貫之所近言仁知有偏重然非偏無也**動而不括**出易大傳括結也**程子曰如此形容**叔子也是教學者體認

夸詐漢書韓信傳齊夸詐多變**程子**叔子**二國之俗**王文憲曰齊之盛時已不如魯魯之衰時尚勝於齊**唯夫子為能變之**齊自夫子以後亦當一變蓋登夫子之門者多其後諸儒興魯魯相埒如語有齊論詩有齊詩漢時嘗以齊魯並稱**其施為緩急之序**王文憲曰變齊先革功利變魯先振紀綱**稜**力層反方角也酒器周禮攷工記觚三升攷古圖凡瓶盃方角者皆曰觚或曰木簡所謂操觚者是也上觚指其器下觚語其制器既不為觚之制而猶存觚之名觚哉觚哉言不不可復謂

之脉也亦以歎失其舊者不止脉也夫子因一物而興歎其所感者深矣

程子叔子**劉聘君**建人白水先生名勉之字致中朱子外舅也嘗以列薦特召詣闕既而秦檜用事令後省給劄試策先生謝病歸

井有仁焉有仁當作人朱子謂以赴井救人為仁下文可逝不可陷見之宰我此問雖語錄亦疑之然此不足怪令人憂道學之蹈害者亦如此曰學道者雖告之曰不夫不婦則為誠不飲不食則為無坐禪入定則為敬絕世廢事則為高乎如此則忘身絕世而已矣則將應之曰何為其然也學者行人倫之當然耳非可絕人倫以為誠也取舍合於義而已非可吸風飲露以為清也存心遇事主一無適而已非可以坐禪入定為敬也日用當行而已非以絕世廢事為高也

君子博學於文何文定曰通釋舉仁字一節蓋是指出博與約親切處以為例尤見分曉因是推之如詩三百篇字字要講究是博文也到得行時一言以蔽

之曰思無邪是約禮也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件件要講究此博文也至於行時則一言以蔽之曰無不敬是約禮也今觀文公語録有曰博學於文攷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句所以為約若博學不約之以禮安知不背畔於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　按本註兩平程子重下於學者為切此君子是大槩言學者博是廣博閧見約是收束心身廣博聞見於文而收束心身以禮方可得其不畔於道徒博文而不約禮安保其不畔於道哉顔子博約是知行並進此章所重在行　程子伯子

南子請見　史記曰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又說其第九篇未見好德章下

有見其小君

之禮詳見或問所誓辭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語見襄二十五年又所不為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又或問引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此類非一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聖人道大德全不絕人於善其見惡人固謂在彼有顧見之心而在我本有可見之禮則不咎其既往或啟其將來未可知也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夫人乎則又難以明言矣且此行也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明言其為可則側媚由徑之人皆可借此說以藉口矣故但重言以誓之其誓之以天何也夫事一也而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者亦論其心而已聖人此心光明正大上通乎天故無不可彼無是心而假是事以自文者其如天何哉聖人指天以為質欲學者知反此心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此章中庸嘗言之而文少異朱子訓義亦微不同中庸上句無為德二字鮮字下有

能字蓋中庸以理言故無為德二字而下文有能字其實下文能字即為德二字也中庸首章兼性情而言故朱子訓義兼言不偏不倚之體此中庸指德行而言故訓義此言無過不及之用

程子前四句未詳自世以下叔子語

何事於仁程氏遺書言誠與才合章引此語正作何止之意又第八卷曰孔子見子貢問得來事大何止於仁集註本此語錄何消得更說仁又何待於仁又豈但於仁何文定曰何止云云何事是當時方言王文憲曰尚何事於為仁履祥按事字似重止字似輕尚作必有事焉之事謂其用工為仁也以博施濟衆為仁愈遠愈難學者如何下手

必也聖乎語錄此句語意未歇當急連下文讀仁者此心之天理博施濟衆者聖人行仁之成功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此二句活潑潑地最好玩味程子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正是指此二句體是體段之體猶

云意象也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程子統連上二句蓋一時之言記錄者亦或有缺失語錄上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下云仁之方是言求仁之方當如此上節仁也下節恕也程子曰伯子醫書曰手足不仁痿音萎顏師古曰人佳反音[illegible]即痺病也如淳曰兩足不能相過曰痿痺必寐反運動不起不識痛痒之意氣已不貫黃文肅云當於此一句求之又曰叔子王文憲曰子貢以事言故遠而難夫子以心言故近而切　孔門諸子問仁夫子各隨其人所至語之以為仁之事而已子貢亦嘗問為仁矣夫子告之事賢友仁至問欲無加諸人而夫子以為非爾所及終未得問仁之要領也至是大為之說曰有能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夫子謂如此則何以從事於仁此乃聖人事功之極雖堯舜亦猶有所不足於以求仁何有涯涘夫仁之體段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以已及人

周流無間下此則以己譬人乃恕之事亦可謂為仁之方也故程伯子曰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夫子答問仁多矣未有若此章之親切者蓋仁固本心之全德終然愛之禮居多子貢之問雖若闊遠終然自愛之一路推來果能自反於己親切求之先推所欲至自然立達人處積而至於聖人雖博施濟衆亦不過此心之流行耳讀此章者多疑何事之訓詁仁聖之異同今述其大意如此以待善觀者

論語集註攷證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集註攷證卷四至六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劉廷勲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註攷證卷四

元 金履祥 撰

述而

老彭商大夫 此古註之說然雜書本云彭祖商賢大夫恐古註之說或出於彼 見大戴禮 按大戴禮戴德所編戴聖取其前三十餘篇併他書為禮記其後者為大戴禮記今按虞戴德第七十篇曰公曰善哉子之察教我也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又按仲傀即仲虺

仲虺為左相而云老彭及又云教大夫則老彭不止於大夫矣此雖不可攷然云大夫則恐古註誤認為彭祖爾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此二句乃老彭之規模見趣夫子引而自比之也

默識章 朱子曰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故聖人謙辭以答之後來記者失其上文但作聖人自言耳默識是得之於心學不厭則更加講貫誨不倦是施之於人

德修章 此章亦必有上文蓋因學者有不切已之憂而言也德指行學指知義善指事下二句猶言遷善改過朱子謂有淺深闕義則遷就合宜耳不善則是過失矣

燕居章 程子叔子

甚矣吾衰也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句從致堂胡氏 程子叔子

志道章 添入知此二字蓋須有知之在前 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諸本作行道而有得於心後改定從此第二篇德字雖改作得之於心而不失不如此章之密 按此章

上三句一節密於一節下一句雖寬而實密文中子曰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朱子亦稱之王文憲曰此句尤要細玩六藝於小學中已習元在志道之先至是方可游而後二字不在藝字卻在游字上觀朝夕二字藝實游於志據依之間所以為重諸說皆說游藝輕了稱不得上三句惟朱子說得停當曰朝夕游焉曰動息有養曰內外交養曰無少間隙曰心無所放此皆游藝之功雖通釋亦失之

舉一隅 石經下有而示之三字

程子 二條叔子

行藏章 番陽語錄周謨錄內有一條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八字極要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唯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婺本劉砥所錄意亦同此今按集註不明說此意然意已在內蓋行藏字與仕隱字不同謂之行必有所施行之事謂之藏必有所留藏之

具孔顏有此不在言者但孔子聖之時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可仕止久速無意必固我若伊尹則聖之任未免必於行伯夷聖之清未免必於藏爾至於所以行藏之具蓋不在言者下此則可言仕隱不可言行藏矣子路見夫子許顏子謂惟我與爾有此行藏之具故自許以有將帥之具而以行三軍誰與為問若上文但是說用舍無固必則下文所問不相類矣惟熏看語錄之說則相應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 本爾雅文通釋謂暴馮皆有慢侮欺陵之意

富求章 此章上增入一二虛字則不待說而明曰使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矣其如不可求何豈若從吾所好語錄引伊川之說謂君子贏得為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所慎 聖人無所不謹似從容中道人不覺其謹爾然於是三者尤加重故門人覺而記之

齊 音齋 **齊不齊以致齊** 禮記語並如字

子在齊聞韶 儀禮通解曰孔子至齊郭門之

外遇嬰兒挈壺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而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履祥按視精行端之說亦見漢書註朱子謂此說差異亦有此理　漢志曰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朱子謂此亦無據何文定謂齊大國有此事力故能備此履祥按齊之有韶非敬仲所能致也敬仲亡公子豈能以韶樂奔齊哉古者天子賜諸侯樂安知非周以之賜太公耶故魯亦有韶箾然孔子不於魯聞之蓋是時孔子年三十五魯亂適齊而適聞之也其後晚年歸而正魯樂豈韶之遺音齊人識之不失其舊耶

三月　朱子自作一句點史記謂學之三月程子謂三月當作音字蓋誤寫也程子之意蓋謂一聞之三月不知肉味聖人之心不應如此固滯此可謂知聖人之心朱子謂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程子適不攷爾蓋聖人聞韶則必學學之亦必數月始熟方聖人之學之也以夫子之誠與大舜之德

妙感契悟自忘肉味此正可見聖人之樂與聖人之心為如何三月蓋謂學之三月爾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

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為字平聲謂舜之作樂何其情文善美之盡如此近

有北士因漢志陳敬仲以韶奔齊之說遂謂夫子在齊聞韶三月忘味傷之至也曰韶乃陳樂何為而至於齊蓋傷陳氏之必篡齊也其後陳成子果弑簡公夫子請討之此乃證古集之說路史意亦然大為躁妄且感韶之盛而三月忘味程子猶以為非聖人之心故集註取史記學之三月以證之豈有陳氏專齊而夫子一聞樂聲三月忘味聖人之心乃傷忿固滯如此聖人之怒在物不在己何為忿忿悒悒一病三月也學者不知守文公之說求聖人之心而好為新奇何所不至可憂甚矣

晉納蒯聵而輒拒之 事附十三篇內

伯夷叔齊 見前篇此註事在史記伯夷傳

中子 中去聲一音仲伯夷長子叔齊第三子故

二子既逃國人遂立其中子中子不知其名其墓漢靈帝光和元年淪於海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子貢在言語之科其善問如此怨或問云出於激發過中之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

子貢善問莫精在怨乎一問蓋伯夷叔齊固以事言而怨乎一問又以心言事可勉而心不可掩夫言夷齊則不為衛君已可知矣然使伯夷逃國而其心猶曰我固當立將以父命不得不逃國而其心猶曰父命立我將以凡在不得不逃即此不得不然之心則怨矣其與衛輒惟恐失國之心何遠哉此子貢所以再有此問也惟伯夷以不違父命為安叔齊以不蹴天倫為正脫然惟恐有國之為累而曾無幾微不得已之心此其所以為賢而孟子直以聖之清許之細想此心而下視衛輒之心真天淵之不相近矣而謂夫子為輒乎或問於此極為詳明惜不約入集註學者不可不參看然不獨以此論古人心跡之辨又當以此自察於心術幾

微之間也**程子**叔子**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叔子也此句設辭但此章與顏樂章不同前章但言顏子不以貧賤改其樂耳此章則以貧賤與不義富貴對言之大抵道義所在雖疏食飲水樂亦在其中若不義而富且貴則大為身心之累矣故寧以疏食飲水為樂而視不義富貴漠然不與已相干也此在聖人不足言但此篇多聖人之謙辭故其言云爾**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王文憲曰或問既以不改其樂與樂在其中為微有間矣而程子乃以不改釋在中宜思之履祥謹按程子之說在圈外者多是收入語錄其與本註襯貼大意者不同然此言亦是有間前章顏子不改其樂乃是不移於外物此程子言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乃是外物不能移也外物不能移故雖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又曰**未詳**劉聘君**說見前篇**元城劉忠定公**名安世字器之

官至詩制**他論**舊求經書無印本太學博士兼立諸家之本學者所在傳寫自五代長興以來國子監始有版本然與與開元本已微有不同開元本明皇所定有司所寫已與古文不同自來民間傳寫本猶有存者故劉忠定尚得見他論今書皆以監本為定更不參攷然此五十字其來久矣

五十作卒篆文五字與卒字其中皆有交互之形以故致誤史記此章作假我數年如是我於易則彬彬矣玩其辭意則五十字當是吾字

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史記假我數年之語乃是夫子讚易之時其時年幾七十　易象與春秋藏於魯太史孔子魯人少而好學固無所不學但其教人惟以詩書執禮為重而尤重於禮其觀周其之杞之宋皆為說禮計晚年反魯知道不行始為述作垂世計以天地陰陽之道備於易故讚易以善惡賞罰之事備於春秋故人修春秋史謂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謂尤加精審爾非至此始學易也語

錄曰此章大旨在無大過不在五十上

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 此用程子易傳序句吉凶者陰陽之應消長者陰陽之機進退則體消長之實存亡則積吉凶之極人之體易稍不中節會即為差失聖人安得有差失且無微差安得有大過言無大過者謙辭爾又按史記此句作我於易則彬彬似謂讚翼無所差失集註前存此說學者當兼思之

易而學 易以政反

雅言章程子

伯子 **葉** 葉在樊鄭之間本姬姓所封之國楚滅之以為縣

僭稱公 楚自熊通以來僭稱王故為其縣尹者亦僭稱公沈諸梁本沈國之後已姓以國為氏至諸梁為楚葉縣尹也

發憤忘食 憤如不憤不啟之憤忘食如學韶不知肉味之意發憤忘食謂求之也樂以忘憂謂得之也集註後篇以克己復禮為乾道發憤忘食乃乾道也漢書董仲舒下帷發憤亦用此意

未得已得 所以發憤者為未得也所以樂

者為得之也故集註補此四字句中所自有之字也倪馬曰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本禮記文全體至極純亦不已聖人無所不致其極發憤忘食則無理之不可得樂以忘憂亦無入而不自得矣故集註曰全體至極聖人於學求之得之常常如此不知老之將至此所謂純亦不已也桓魋註避廟諱作威蓋宋桓公之後別為向氏又世為司馬故又以司馬為氏司馬牛其弟也必不能違天害己史記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代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云云按此事在敬王二十五年蓋魯定公薨之年或問於此章發明詳盡學者所當參看隱門人以言語求聖人故疑聖人為隱行聖人以行示學者蓋未嘗隱也是丘也謂我無一動之間不示二三子以義理者此乃丘之所以無隱於二三子也程子叔子四教程子

曰

叔子也按文行忠信此夫子敎人先後淺深之序也文者詩書六藝之文所以攷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蓋先敎以知之也知而後能行知之固將以行之也故進之於行既知之又能行之矣然存心之未實則知或務於誇博而行或出於矯僞安保其久而不變故又進之以忠信忠信皆實也分而言之則忠發於心而信周於外程子謂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夫下固有存心忠實而於事物未能盡循而無違者故又以信終之至於信則事事皆得其實而用無不當矣此夫子敎人先後淺深之序有此四節也或疑首篇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而此章以文為先何也曰首篇言弟子居家之職此章則夫子設敎之序也朱子嘗論知行二字論先後則知為先論輕重則行為重知為先此章是也行為重首篇之言是也然首篇雖以學文為後乃所以審其行而進於實也或又疑四敎與四科如何曰四敎以先後淺深言四科以成德達才言夫固各有攸當

也

不知而作章王文憲曰集註無所不知在我無是也之中多聞多見若作兩下說恐非夫子意細玩集註當自見文憲之意欲以多聞擇其善者從之作一截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自作一截文定未以為然　按班固溝洫志贊引此下二句亦自作一截此章聞與見未易分明語錄亦不分曉今以實事證之多聞擇其善者而從若夫子說夏殷周之禮有善殷者有從周者又如夏時殷輅周冕及刪詩之類此多聞三代之事所以不可不擇也多見而識之若夫子修春秋即多見當時之事記則善惡皆當存之者也知之次也蓋謙辭

互鄉寰宇記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蓋孔子云難與言者

童子或云當是互鄉難與言之童子蓋夫子與其潔進不與其退保其往其字是但指童子非指互鄉也若互鄉之人皆難與言則夫子當曰與其進也不與其地也與其潔也不保其習也今存此說以備參攷

程子叔子

仁遠章程

子叔子魯與吳皆姬姓魯周公之後出自文王吳太伯之後出自太王魯之娶吳亦齊景公女於吳之意而魯尤為失禮未嘗顯言顯言則夫子必不答也子與人歌而善

論語前章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則非喪非弔之日固未嘗不歌也此章與人歌後篇取瑟而歌歌之一字凡數見於書所歌何辭所和何曲初學者亦不可不知蓋古人為學無日不在禮樂之中無故不徹琴瑟喪復常讀樂章爾雅徒歌曰謠蓋古人不徒歌必合琴瑟而謂之歌口舉其辭而琴瑟以詠之猶作樂者升歌而琴瑟八音從之也子與人歌而善蓋其人或傳古調或得新操辭理俱善必使反復唱奏而後從而和之和之者述其音節而歌之也孔子少時學樂於萇弘學琴於師襄習韶於齊大意可想此章則聖人不忽小物不掩人善之至也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門人可謂善於記聖人朱子亦可謂善於觀聖人矣

聖仁章王文憲曰

學不厭誨不倦前章方言何有於我此章乃曰則可謂云爾學者當思　語錄曰不居仁聖已為謙矣以不厭不倦為無有又謙之謙也至於事父兄見公卿勉喪不為酒困一節則又謙之謙也蓋聖人但見義理無窮而已有未盡是以其言每下而益見其高也　履祥按前章自省之辭此章必因人之問子貢問夫子聖矣乎其下答辭與此章類故晁氏之說以為有稱夫子聖且仁者而夫子辭之如此但集註語錄於博施章既辨聖乃仁之極而此章又云為是為仁聖之事亦以此仁聖誨人則又似聖與仁為對按此亦因人之問聖言其德仁言其及物夫子雖不敢自聖而所言為之不厭即作聖之事誨人不倦即及人之仁所以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可謂得之矣為之不厭即學不厭之意學不厭教不倦前章與子貢章凡兩出似不必異說

有諸　博物志曰之乎為諸

誄哀死述行之辭　古本論語元作讄說文引論語云讄曰禱爾於

上下神祇讄亦作讄禱也累其事以求禱也其作誄者則哀死而述行以謚之之辭同是力軌反而義不同必開元長興吏書之誤集註偶未之攷爾其稱讄曰必自有一書若周禮太祝所掌六祝六祈六辭之類是也子路引之以證其有禱之禮夫子心行與天地神明一久矣豈待今日之禱哉故又借其禱字以曉之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五祀中霤竈戶門行家所得祀也程子上條叔子下條伯子君子循理循理所以坦平也君子固有憂時然憂道耳憂道故循理所以心廣體胖而未嘗不蕩蕩小人亦有樂時然縱欲耳縱欲則役於物所以患失行險未嘗不戚戚也聖人全體渾然王文憲曰指德性陰陽合德指氣質中和之氣氣即性語錄曰聖人固是自然學者便須舉偏補弊蓋自舜之命夔已如此而臯陶陳九德亦然程子叔子

泰伯

三讓謂固遜也語錄徐寓問三以天下讓程言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不知是否曰據前輩說亦難攷當時或有此三節亦未可知但古人辭讓必至再三想此只是固讓履祥按禮書初讓曰禮讓再讓曰固讓三讓曰終讓或問亦嘗引之則此固遜字當改為終遜則貼本文作終以天下遜於事理為通蓋遜王季及文王至武王而終有天下也番饒伯興謂古公年壽甚高末年武王已生其祖子孫皆有聖德而泰伯遜之蓋一遜王季二遜文王三遜武王也王文憲取之又羅氏路史註謂初遜與王季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而有天下故曰三以天下讓亦為得之

大王之時商道浸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

伯不從　按詩稱大王實始翦商之業自大王始基之爾而後世稱大王有翦商之志不惟誤認詩意其失大王本意甚矣且大王遷岐在小乙之世至丁己而高宗立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甲祖甲二十八祀而生文王其時商未衰也大王亦安得有翦商之志哉況大王前日猶能棄國於狄人侵亟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大王之心決不若此其悖也

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　泰伯採藥荊蠻而人心翕然歸之遂成吳國夫以一亡公子而創興一國使其襲周邦之盛而為之豈不足以有天下故夫子斷之曰以天下遜也且泰伯之遜人知其遜國耳而豈知其遜天下哉故曰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左傳僖五年宮之奇曰泰伯虞仲大王之昭也泰伯不從是以不嗣按傳但稱泰伯不從其父而遜

國適吳是以不嗣周耳初不言所以不從者何事也史記周本紀吳世家皆不言翦商之意

節文 節則限制可守文則儀度可觀恭謹者有所持循勇直者有所撙節故無過不及之弊然非講學則亦不知禮之所在也

免夫 句 **小子** 句昔初見子何子問為學之要子何子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又問敬之工夫何子曰黃先生謂畏之一字最切自古聖賢只是一敬畏之心曾子曰詩云戰戰兢兢曾子終身是如此自古聖賢皆然但曾子臨終又說出以示學者耳

程子 叔子

孟敬子章 孟敬子獻子之孫

修身之要 原作驗字蓋本程子後改從要字

操存 動正出之前 **省察** 動正出之際

若夫籩豆之事 朱子語錄疑孟敬子平日必加詳於器數之末者故曾子勉其以敬身為本履祥攷之檀弓則孟敬子本直情徑行之人其後必因曾子將死丁寧之意而後改爾悼公之喪季昭子問

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我則食食其任情棄禮如此生不能事死又薄之宜曾子諄諄有鄙倍之戒也蓋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曾子謂其百乘之家禮器有司俱備但暴慢鄙倍之氣不除則非行禮之人爾其後敬子卒謚為敬其因曾子之言而改者歟

程子曰伯子尹氏意同伯子添養字按程子上重道字君子所貴乎道者惟有道則動正出之間斯能如此朱子所下該籩豆二句謂本末精粗道固無所不在而君子所重則在此三者蓋修身乃道之本而籩豆則其末耳末則有司存焉朱子初從程子以三者為修身之驗後改作修身之要則前後工夫極為詳密操存二字上該程子之意省察二字下示學者之方可謂備矣蓋無平時涵養之功而但為臨事著力之計固是不可然如程子之言則惟聖賢故能如此恐非所以望敬子者而況可

以望學者乎大抵孔門論學未嘗懸空說存養況容貌言色無時不然豈必黙坐存想而後為存養然只黙坐存想已是正顏色矣故此此動正出之間即存養之地頭而暴慢信鄙倍即省察之條件遠近二字即是所貴乎道之工夫斯字矣字又為快當朱子語錄論此三句工夫却在下面如非禮勿視聽言動工夫却在勿字上則此章工夫全在遠近字上也自孟敬子以下學者多少病痛在正當察其孰為暴孰為慢孰信孰偽孰鄙孰倍而即遠之近之若夫周旋中禮正由中出則畏時成德之事也

以能問於不能 或問辨論已詳但經文於能字下添者字則不待辨說而明不知二字得之唯知義理之無窮二句該盡一章意

犯而不校 語錄所存者廣大故小小觸犯自不覺也何暇與之校

友馬氏以為顏淵 馬氏馬融注也曾顏之在孔門不同時但此章所言非顏子不能而知顏子者亦無如曾子

託孤章 王丈

憲曰可以二字猶以才言不可奪處乃見其節門人有曰不可奪也貫上二句朱子然之故取程子之言則才輕節重

攝國政寄百里之命謂遺命託國也才節如此豈不足以任天下之重而止言寄百里之命古者封建故此但指一國而言天下亦自一國而推爾

程子叔子**毅彊忍也**堅彊忍耐**無規矩**黄文肅曰此三字說得寬是就嚴毅上說如說寬嚴相似此毅是耐弘是包得寬闊毅是守得堅固一字似横看一字似直看　履祥按程伯子此條凡兩出其一止云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工夫互相資不可偏無無規矩三字恐止是無骨筋三字之意洛中方言如此曾子本意止是言士不可不弘毅為擔子重而道路遠也下文開說任重是仁以為己任道遠是死而後已惟弘則能任此擔惟毅則能到得遠集註本註及第二條程叔子之言止說此意無規矩隘陋乃取伯子之言增入反說以盡工夫交進之詳爾

詩有邪有正此據令毛氏詩為言也古之教者工以納言時而颺之謂采詩以為樂歌也而納言則謂之五言以其言合於五常之理五聲之節也其在周則二南之風為房中之樂用之鄉人邦國大小雅用之邦國朝廷頌用之宗廟其後世道非古而變風變雅始作夫子刪詩又取其粹然一出於正者凡此所以能興起也自夫子三百之詩不存而漢儒始以刪去之詩足其數則邪詩始復見如溱洧丘麻鄭風月出諸篇凡三十餘首皆邪詩也朱子固嘗疑桑中溱洧諸篇用之祀何鬼神享何賓客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矣則亦何興起之有乎故王文憲決然以為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三百也諸儒多然之若集註止曰詩本性情其言既易知云云亦無不可者

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上文有邪有正故此言有好善惡惡然詩固有譏刺者此所以能興起人惡惡之心也非若丘中溱洧鄭聲月出諸篇自為邪之詩也自為邪

之詩發於勸矣何與起之有乎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此禮記語人無禮則肢體散漫都無收束雖欲收束亦無所持循五聲五聲宮商角徵羽聲之清濁高下也十二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六律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為六呂黃鐘為律元三分損一下生呂呂三分益一上生律律是為十二律每律五聲於六十律又兩變聲於八十四調歌樂章之音調作樂則以人聲為貴也舞以樂音之輕重疾徐為舞節以象其形容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金大鐘編鐘石玉特磬編磬也絲琴瑟也竹簫管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鼗鼛也木柷敔也謂以十二律叶五聲而押詩歌以入八音之器而為樂也邪穢人欲之末盡淨者查滓氣質之末盡化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語錄曰先王教人之法以樂官為學校之長便是教人之本末

都在此履祥按興詩是感發立禮是持守成於樂則是融化矣

程子叔子**不可使知之**王文憲曰蓋欲使之知而不可得非不使之知也集註能字善融化

程子叔子**朝四暮三之術**出莊子齊物論篇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釋文狙獮猴狙公養狙官芧橡子

程子二條叔子**驕吝盈歉本支**此章甚言驕吝之害大雖有周公之才且不可況常人而可有此乎程子章指己為周密盈歉之說亦見世人之病多是志不能帥氣而動於氣氣盈時即驕歉時即吝朱子又細觀人之情多相因而為病之由故又發明以補程子之意學者不知體認省察紛紛以為問語錄詳之

至疑當作志或疑至者當訓及朱子不與其說然圜外取楊氏之說似亦不及於祿之意

蓋守死者篤信之效王文憲曰北山得朱子舊本此句之上有能篤信好

學然後能守死善道二句尤簡潔四者更相為用缺一不可逐句互說

入居去就見隱出處貧賤無學富貴無守晁氏互說已上並王文憲語

不在章程叔子亂樂之卒章語錄曰楚辭有亂曰是也又曰關雎謂之亂則前面須更有樂關雎詩乃其卒章耳舊註訓亂為終或問亂何以訓終曰既奏以文復亂以武履祥按辭以卒章為亂樂以終為亂此統謂周南之樂自關雎而終於麟趾者也

史記曰孔子世家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

不及章程叔子則集註作準則之則猶所謂易與天地準之準也易本義作與之齊準下文丹氏曰則之以治天下則又作法則之則其實自堯言之則法則乎天自人觀之則與天齊準也

禹為司空平水土稷名棄為田正后稷教民稼

穡民是以不飢 契 音泄契為司徒民是以有教他書並作离 皋陶 音遙為士師民是以不犯他書或作咎繇咎音皋 伯益 一作伯翳為虞官掌山澤是以鳥獸魚鼈民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惡物不為民害 亂臣十人 呂成公曰陸氏經典釋文無臣字 文母 太姒 劉侍讀 名敞字原父作七經小傳 邑姜 武王妃太公望女也 亂本作亂古治字 按諸註疏皆作治亂曰亂夫能治亂即謂之亂則能去惡即謂之惡能去害即謂之害乎此甚不通之說而諸書解亂字皆云然其失久矣今按古文尚書德惟亂否德𤔔二字正與集註合治字從爪從糸從乚取以手理糸而有條理也後人𤔔字加乚與亂字相似故遂誤以亂為亂字書家以𤔔訓治其加乚者為煩亂與古文不合當以亂訓治而𤔔為煩亂乃通 六州 三代名州各不同夏見於禹貢商見於爾雅周具於職方此特據禹貢為言耳 或曰三

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自為一章朱子舊以夫子述武王之言而及此但以周為言故統為一章而或問遂取胡氏之說後以事勢言之遂以此段為専言文王其實文王終武王立十三年而始伐紂則十二年之間紂勢猶熾而惡未稔未即撤然與之並立也以三分有二之勢而猶事之則不謂之周家忠厚不可也故曰至德至德之言亦聖人哀世之意蓋自春秋以來諸大國於周室何有前楚後秦虎視眈眈羣雄乘涎未敢先發蓋欲取而不能非可取而不取也況於服事之乎以此言之則武王謂之非至德不可斷言也亦聖人哀世之意也

黻黻膝也先言黻而後言冕恐舉言黻黼之服皆祭服致美黻冕恐是五服五章以命有德之謂黻冕朝服非獨祭服也詩亦黻會同可見先鬼神次尊賢次民事亦立言之序

田間水道周制十夫有溝溝廣四尺深四尺百夫有洫洫廣八尺深八尺旱則儲水潦則

泄水不私其已而致重乎鬼神賢德民利此有天下而已不與焉者

論語集註攷證卷四